

滇

繫

滇繫書目

昆明縣文教
科移文圖書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藝文十四冊

王宏祚

新置會館記

劉彪
建水人國初官安普道

郡學明倫堂記

趙士麟

河陽游記

王肅 嶧峨人順治庚子舉人姚安教授

城隍祠記

王謀 嶧峨人康熙癸卯舉人

土主廟記

許賀來 石屏人康熙乙丑進士官侍講

修普應溪記

何其偉

二忠祠記 重修城隍祠記 三賢祠記

曾昕 建水人康熙庚辰進士官吏部員外郎

捐置義穀義銀記

趙元祚

東軒記

孫鵬

雙澤泉記

張漢

瞻棗亭記

景忠祠記

教思碑記

留硯堂記

吹臺

余記

俞允中

曲靖人貢生

廣濟橋記

余應祥

昆明人雍正癸丑進士定南縣知縣

東鄰墳記

羅元琦

隴西修學記

石峯

趙州人乾隆丁卯科亞元納溪縣知縣

三灘掩骼記

育嬰堂記

周於禮

兩事臺記

慈悲院記

留檀園記

涂躍龍 景東廳人乾隆壬午舉人澧州知州

宋三將軍將祠記

錢澧

長沙修學記 巴陵義渡記

倪蛻

廣宵政蹟記 撫夷圖記

徐崇岳 保山縣人康熙癸卯舉人

遊九氣臺並泛苾碧湖記

李崇階 浪穹縣人康熙癸卯舉人官知縣

游火井記

張端亮 蒙化廳人康熙己酉舉人官濰縣知縣

游乾陽洞記

趙元祚

我山記 冰車小記

李偉雲 鶴慶人歲貢生

石泉記

張漢

西五縣紀行

陳綸 昆明人雍正癸卯武舉永順鎮總兵

藝園記

傅為訖

借蔭軒記 游小孤山

王宇謨 霑益人乾隆壬申舉人官宜春縣知縣

仙人洞記

楊鯤 阿迷人乾隆癸酉舉人官湖北知縣

隆中臥龍岡記

倪蛻

彩虹山記

楊履寬

于園記

馬培元

宜良人廩生

雙塘靈泉記

楊一清

遊宜興二洞記

高翮映

金剛經不可說解

覺字解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王宏祚新置雲南會館記

本朝奠鼎燕都宣武門內舊有雲南會館二已圍入鳳城余偕
虞山所捐俸修葺者乃正陽門外一館其詳載之碑記庚戌三
月初同鄉計偕諸君謁余曰舊館三今僅存其一館舍十五楹
校他省一州縣之館耳能爲一省都居乎且館垣傾圮地雜市
肆其將不堪請售此易地而更新之余曰不然是鄉先生之所
構也前人力而營之後人從而廢之成不可毀舊不可棄地不

可遷尚仍守此宇以毋爲後世口實諸君復請曰公所持者經
某等所議者權今館近麗譙商賈所輻輳其價必昂或另卜曠
地以舊更新以少裒多一舉而三善備焉無忝先賢在此舉矣
余以其言中機宜命瑜兒偕諸君立券收值一千四百兩乃購
宣武門外通衢一區大小記四十楹用價一千八百兩尚缺四
百金議以閒房招租抵息嗣後科第蟬聯簪纓雀起捐助以補
足之館落成余從而頌之曰美哉輪美哉奐客於斯憩於斯燕
享於斯聚邦人於斯使居者有苜蓿繫駒之場行者無芳草王
孫之嘆後之賢者登斯館也俯仰興懷曰此鄉先生某某之所

集謀也某某之所締造也某某之所董其成也賦梧桐之萋萋
生羽儀上國之思折楊柳之依依深綢繆鄉土之慮庶不失作
者意乎會館既遷并將重修碑移置新廡示不忘前賢葛藟之
庇也於是復爲之記

錄此以備會館典故蓋卽今之北館也許少司空集成錢少
司馬沛先皆寫此每屆會試輒賃他屋以待公車者錢公旣
外任館漸圯歲丙申適衛輝陳太守詔瑞州郭太守聯奎同
時得選慨然興修先君以解餉在都亦與其議總事乃楚
珍尹閣學西阿谷黃門而朝夕督察則譚司馬兩亭實爲之

首云夫會館原爲會試而設謁選次之下此卽揮諸門外可也今則龍蛇溷雜雖以南園先生之剛正屢經整飭而沓沓如故要在住之者自爲檢點無視作公所任其狼藉以沒鄉先輩締造之苦心吾于後之君子有重望焉丁卯除夕前一日記于江山一覽樓○滇中會館除此館外在果子巷曰南館乃壽亭楊少宰住宅予告後受輕價改作公所在白帽胡同曰景忠菴乃鄉人以祀趙忠愍公祠後卽係公墓在土地廟斜街曰孔雀菴乃石屏私館久已頽廢谷黃門西阿起就舊址葺之名曰彩雲別墅在內城蘇州胡同曰傳經院乃介

菴和尚駐錫地介菴旣沒嗣法者非人謝省堂侍御用周肩
亭方伯意購而留之今名雲澂精舍刊端簡公記備錄之

劉彪郡學明倫堂記

學之名昉於三代而堂必以明倫名者所以明聖人之教一學
者之趨倫明而後風俗正教化行治道於焉備矣惟創者有人
繼者有人乃厯世遠而不廢响叮爲滇雲名郡自丁亥兵燹堂
之蕩爲邱墟者二十餘年肥鄉程公授吾郡惻然念毅然任曰
此司是邦者事也堂不建教何由興風何由一爰闢荆榛除瓦
礫相度遺址諏吉鳩工凡木石斲斲不動公帑不資衆力悉以

俸捐且朝夕督視建正堂三楹頭門儀門各三楹左右翼以齋房十四楹經始於壬子之冬告成於癸丑之夏而尊經閣名宦鄉賢祠亦次第告竣今躋其堂規模雄偉俾人動崇儒重道之思焉體制崇闓俾人懷棧樸作人之盛焉觀儀炳耀俾人仰思皇蔚起之休焉自茲以往臨之孝友媿睦有此堂以揚之忠孝廉節有此堂以褒之鄉飲燕射有此堂以舉之論秀登良榮名膺仕以及蕩檢越閑移郊移遂者莫不於此堂是紀是罰風俗自公而勵教化自公而廣非由此堂自公而建哉嗚呼世之昧治體者視學校政事爲兩途以興賢育才之事爲漠不相涉之

務其視公爲何如郡人士慶堂之已成而又慮來者之不繼也
囑予爲記用鐫諸珉以告來哲而相與守之云

趙士麟河陽遊記

丙午之春潘明揚馬昌明鄭四可張履菴師太古葉闇修輩邀
予曰吾徵湖山之勝徒望之而不親之不洽也親之而不文之
不遠也茲春和景明屏輿騎期半月因地爲糧酒蔬菓茗皆山
中有也曷游之請于仲春之朔首事西山而北而東而南次第
登覽可乎予曰甚矣遊之難言也浪遊不律限遊不適燥遊不
舒忙遊不懶閑遊不思窮遊不澤苦遊不繼老遊不前稚遊不

海東
解富遊不都勢遊不甘官遊不韻士遊不修孤遊不語便遊不
敬今之所謂遊則當酌衷於數者之間避所忌而趨所宜釋其
回而增其美遊道如海庶幾乎蠡測同人曰善於是於一日
登西山自西街始出西巷過西成橋流水滔滔長隄綠柳一柿
園極茂種蔬而外方田秀麥儘堪娛目過西村竹林千畝葱蒨
蔚如漸步漸高見兩小孤山纍纍如柿怪石嶙峋皆綻花色或
曰仙人擔山而行天明拋此野語也前去爲朱家山瓦屋茅簷
煙樹籠之比戶業耕織一里過石橋陟元天閣可縱目再上宮
闕崔巍下奉維摩觀音大士旁曰盤龍活佛上則玉皇閣玉相

金身餘盡莊嚴山於澂爲右爲虎而形又類之下兩山如足此地昂如首再上乃身尾達晉甯古有食澂實晉之謠以晉民富而吾澂素瘠也因建寺以鎮之下視村落原隰平如掌一一可指數由右肩臂上曰盛家菴頗精雅越十里爲白雲寺一道人仙骨稜稜偕侶棲焉絕無烟火氣白雲往來屯屯其中不復知有五濁世界由此北折而上又十餘里詣山顛西可望太華昆明昆陽諸勝晉甯之盤龍寺卽所謂活佛坐化處肉身存焉琳宮梵宇極其壯麗此地外不見寺內不見山今內外一視皆在眉睫下東則河陽湖光潏灩不僅華藏鳳城羅列拱伏而極遠之

廣西廣南咸隱約於混茫一氣中日夕急下山宿白雲寺道人
習丹鑪出酒款同人同人有與之談懸者談黃白術者予坦臥
聞異香時起啜茗倦而就臥二之日黎明聞鐘磬聲清越起粥
罷循故道下山且歌且樂至西泉山如一巨螺殼覆山麓疑昔
神鼇負山置此鼇穴其中西穿昆池流於腹裏從罅迸出洞洞
嗒嗒呿呿噲噲混然滾然動而愈出出而愈新不涸不溢利賴
蒸民仙人高士之所樂浴而墨客詞卿之所來吟者也夫泉貌
不難於澄而味難於甘神不難於寂而韻難於活惟茲泉則具
有之色如銀而加湛味如飴而加冽其奮而上湧者如泡突其

翻而漚汎者如珠噴如璣躍其清激而雋快者如哀玉出聲霜
鐘遞響滋爲萍藻葱鬱而浮動者如鏡窺綠鬟風牽翠帶或孤
往或偕遊聲色味俱佳耳目心皆快而深領之則肺腸都濯夢
魂亦清我輩受益於泉者多矣因與同人商所以酬泉者爲泉
加護惜焉須得白璧砌而青玉闌毋爲頑石所辱也瘦瓢吸而
定甕貯毋爲恆器所褻也戰茗取足於靈液漱濯不得輕試也
標格欲稱其清容塵俗不得少著也又擬爲泉加點綴焉芝蘭
叢種松竹環列而惡草不容託常木不容蔭也白鷗睡其旁朱
魚戲其中而俗禽不許浴凡鱗不許泳也俾爾之常清者不受

溷常靜者不受喧也泉受益於我輩者亦不少矣是泉於我輩
交相遇交相益而交相酬也奈何每暮春修禊童冠偕浴少長
雜沓至幾千人層崖絕壁之下三五坐而觴焉或曰良辰美景
借以點綴太平亦不可少幸止此二三日未可禁也由是登山
參差盡石有若虎蹲猊立蛇行龍飛鳳舞者若葆蓋屏幃蓼笋
者鬱若翠燦若繡赤若鬣燔若樗者殊狀異態不可殫述由呂
仙閣躡而上嘉卉美植經緯之石峭特且怪變凸者跂者伏者
立者仆且僵者散而布者如羝之乳如鹿之奔如鼠之飛如鳥
鵲之俯啄如兔之自吐其子猿猴之垂藤而飲於水也攀躋其

聞至高明亭見蜃氣龍光隱見明滅沙禽水鳥出入烟波杳靄
間且喜且愕盤旋躑躅而下蕩一葉至中央踞滄浪亭隄上垂
柳舒綠映水游魚樂焉蕩而北危巖亂石水爲虬行勢出石壇
下鏘鏘作環珮聲客有善琴者不肯使泉聲獨清鼓琴以爭琴
聲與泉聲相和子期伯牙共成知己舍艇由山行至燕窩塘巖
如牆峙倒出水上鳴泉下瀉斜而窺之深不可測遇石激之泉
怒躍起魚尺許見人來則出拋餅則迎而啗之折而西列刻石
乃予與馮再來太守劉文季太史潘明揚明經唱和詩又一巨
石龜形刊前太守詩西折曰龍王廟軒豁無血祀氣前爲觀音

大士殿又前供彌勒像極莊嚴扁曰西巖龍泉行數十武過木
橋有兩澄潭水湧出石隙予公車曾有詩憶之西行菓園數畝
桃花烜爛則龍岡寺也習俗稱三教中塑維摩右列老子並屈
吾夫子列於上予心不然相沿已久誰爲辨之同人曰和尚拜
佛道人拜道君吾孔子徒也拜孔子是夜宿於左方丈三之日
遊定光寺萬竹叢中屋瓦皆綠人色如碧幽而又幽者也旋望
寶化寺發途次與遊侶約曰毋怱怱見山骨稜稜雲破霧裂則
少住見兩山忽豁千峯髻出則少住見古木蕭蕭柯韻悠揚石
橋流水悄然如話則少住惟畫棟文楣卽掉臂而過之以所不

足者非此物也前爲龍山石色盡藍如龍鱗獨蜿蜒一拖二里許似血色年久化爲碧或曰此兩龍鬪於泉其一傷曰走血滴易曰龍戰於野其血元黃是也一山宛然具鱗甲名麒麟山高峙天外望之果如吐玉書於闕里者去爲白土坡卽闍修葉君莊兄闍然結茅於此同人登堂拜母茶飯畢至青龍廟每六月一日遊者千人祀龍也稍過爲三教殿卽予昔年同馬五全先生讀書處自己至二鼓飲火酒六十觔論文于此也今先生逝矣乃昌明伯噓唏久之北行一泉清冽過茶圃僧徒採之立觀移時須臾至大悲閣菩薩千手目中爲毘盧殿過圓門則寶化

寺也妙相端凝獅象蓮花巍巍高坐其外巨竹參天松杉蕉柳
映帶左右水以竹筧自山腰淙淙而來淪茗添香或曰松火也
予曾讀書於此湖天在抱平疇阡陌如棋盤區畫井然走石門
坎卽羅藏山足居民樸野日西崦宿於此主人以雞黍餉酌酒
無算同人醉焉四之日登山湍水奔下如雷鳴而過山多薇蕨
藥物人採之深箐懸崖林莽翳翳或斷或續至山腰此身在雲
霧之上矣同人圍坐問觀山有道乎曰有遠觀欲得強其氣近
觀欲得弱其質外觀之欲其無遮內觀之欲其無飾是故骨欲
老而膚欲少也主欲幽而客欲明也予曩行河北河東遙望大

山青青小山紫翠殆若可餐逼而視之童塊耳頑礪耳此能遠而不能近者也次行黔楚之間山尖萬點詭狀奇形致可游目顧在重巖疊嶂之中不覩曠然域外此能主而不能客者也若夫吳山悠悠輕冶而乏氣粵山蒼蒼裸袒而乏飾是其風土故然觀者不能無歎茲之梁山其巖崑差峩鬱盤險固遠而望之滿平端正博厚深沈方之五嶽絕類高高並類泰華斯其氣已雄矣迫而察之靡顏膩理細草幽花古木蒼藤青崖綠蘚濱濱點綴若繪繡而成斯其質固麗也同人曰閱歷多故審理細非具眼孰察之徐行見瀑布如雨霰飄空曰異哉凡瀑皆倚壁而

下觸石而注而此瀑獨無所倚負無所抵觸從絕壁石凹中傾瀉故凡瀑皆衝激澎湃而此瀑獨委蛇縹緲或久閣不下一下而憤懣偪億盛氣以赴則飛電迅雷之時發也或忽然四散不知所之已散復集而奔騰雜沓一時齊至則羽林三十萬披堅執銳如牆而進也當其舒徐時其爲響如琴如瑟如笙如簧如簫而及其紛輪沕瀉則又如走石如裂竹如鼗鼓如鐘如鏞如鎛之具奏也蓋蚴蟻者其常而砰礚者其變也少選五綵注射作五色長虹炫煜不定白者白堊青者青蓮綠者綠珩紅者紅罽紫者紫磨如人面目衣裳皆受綵繪而又神矣是於物爲帝

青寶爲瓶迦於服爲霓裳爲六銖衣於人爲洛妃爲漢女爲藐
姑射之仙僧曰此五色瀑最不易得卽千歲老頭陀罕有見此
者是山靈有知獨屬意於公輩耶爲之驚喜努力而上不知若
千里登其竦處徘徊大嘯仰矚青天俯觀無際乃知天地大矣
而其鑪冶融結分形布位無一雷同至於小水小石未嘗草草
各極其致吁何造物者之神一至此歟其初上也衆山以漸而
低今到最高處則此山如大父而衆山皆兒孫繞膝此山如天
闕而衆山皆大海波紋矣下視激境一時暗如墨漆亂雲飛馳
驚雷震疊電光如金蛇旋繞於五峯玉筍金蓮間雨如河漢下

瀉於撫仙之湖踰時而過天朗氣清同人曰此風暴春天所謂
二十四番花信風也日西墜忽雲霾與日光摩盪相爲蔽虧半
紺半赤半淫山水草木皆煥金碧閃爍萬狀中衝黃氣一道若
界天畫地而長空虹霓交互如蜀錦秦篆錯成文理燦而復犁
不可以狀茲遊也疑悞入皓冥咬吞元氣置身遂古之初吾輩
其破鴻濛也乎同人曰不可無詩予沈思之不得曰予少好吟
於尋常景物率爾下筆頗得佳語至於名山大川立意構詞乃
反失之物有以奪其氣也覽茲大荒不無自矢辟如解聲音人
曲窗嘔啞亦成佳韻乃置酒高會冠舄紛錯輒面赤口顫而不

能吐者氣先懾也暮色欲晦急步菜花坪就僧綱體文所構鷲
峯寺而宿暮鼓晨鐘峨嵋天半不記塵世有何勞攘五之日未
明而興看東方紅日如一大金輪湧於海底遲回搖曳漸上高
漢普照下方世界復得光明風自遠來其力甚勁候與地下絕
殊循崖而下夜半乃至前之寶華宿焉城中刁仲熊楊巽耳梅
調伯丁文相偕來責同人以失邀恚甚予解之曰奇境非一大
抵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并出於神鬼護呵俗子命車則風雷雨
雪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遊狻巖虎窟蛟穴鼉宮狐狸嘯
而休鶴啼非有膽智者不能遊棧腐梯殘葛枯藤脛非捷如猿

禽而頑如樵牧者不能遊寒暑載途變色而進喘不續吁胸與
膝拄非精爽壯旺而好奇者不能遊諸遊具矣而糾於俗冗頓
於老疾左於非時甚則興盡者才盡才盡者山川之秀亦盡而
勝不足及及亦不足文者多矣吾友年方壯一勝也能文二勝
也興勃勃三勝也家無俗累四勝也勝概無窮訂日尚有十時
與景並在何怨之有各罰酒三巨觥命清歌一曲仲熊爲崑調
調伯爲古歌文相理江鄉之曲更闌酒罷六之曰晨復出白坡
東行半里升北山詣予考妣塋前同人肅拜過櫻樹村抵鄭家
菴曰竹林寺山如夾周而皆竹石澗澄清從籠竊崎奇峭之狀

幽靜可掬一茶卽行經如是菴山阜曠衍田如梯磴層級而上
前後左右皆種禾昔人緬雲嘯月討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
穆王八駿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所不及皆得與壺公一壺巢
公一巢共縮而遊之數百步間王懸仲舉煙爲信韓昌黎慟哭
縑書誰爲勞逸哉里餘至五靈廟每九月二十八日俗曰慶神
誕攜觴挈榼聚萬人由此可登鳳山形如舞鳳郡治建其下山
色如赤脂如丹如緋如絳桃松色青草色翠樹色穠山鋪朱底
草散茵毯燦若舒顏色鮮如霞鳳之所翔百鳥集焉有鸞青其
翎有鶴丹其頂有鶴墨其足有雞玉其羽有金衣華其身有孔

雀采其尾相掩映形家曰可惜山破子曰此術士之瞶見也山
不破不分不分非羽非翎鳳具五苞賴有此耳瞰城中萬家煙
火華陽拱其左虎山伏其右五峯如屏仙湖如鏡巨觀也至翠
竹菴凡竹之所在雖姹花異草嘉木奇馨皆削其色而滅其神
不知何以能使芙蓉城中失其芳妍桃花源上讓其幽邃此不
可解次則華巖閣極壯麗雄大者曰鳳翔寺迴廊列羅漢規模
宏大氣象軒朗離城不過數十武是夕宿此七之日北折入萬
花谷正芳菲候也花爲夜雨洗娟然如拂鮮妍明媚如倩女之
釵面髻鬟之始掠花非一種色之佳者如胭脂初從火出丹砂

翡翠瓜皮竹葉鸚綠鴉青上有腥紅雲五千尺是四十里石家
錦又有無數碎剪鵝毛霞俱金黃荔錦水晶葡萄紫也又有遠
嵐數層鬪出魚肚白穿入出鑪銀金光煜煜不定蓋聚天地山
川雲霞日采烘蒸鬱襯開此一大染局於此欲作何製其爲天
帝之裳乎或爲天女之羅襦乎意者妬海蜃煥色呈奇故爲此
蕩胸决眦之勝耶抑假吾輩以文章使之變幻離奇照耀古今
耶流連久之瓊筵飛花若王謝家子弟不復知竈下鹽米事近
接三春池村落相聯海上三山忉利五院依稀似之若夫山裏
田間泉周塍外花裏有耕耨之客谷中聞雞犬之聲人境耶蓬

萊耶其孰能辨回抵華藏先詣東浦看泉湧處浮青吐瀾皎然
不滓泡沸如爭迴盤如合淪漾如織溪闢而流其勢不返混譁
而出其源不竭爲渚爲沚爲瀾爲清溪沛然而達傍無萑葭旄
櫂之擾中無舟楫沿洄之撓故得保其文潔達於水閣水氣林
光明霞豔日風軒月榭皆納而有俄而仙雲駕鸞冉冉來棲遲
閣外鳧鷖鷗鷺羣飛窈窕上視珠宮玉殿星列碧樹撐天鳴鶯
好鳥崖石玲瓏不知幾千仞遠視則水霞氤氳芙蓉萬頃田疇
龜拆帶綠攢青此則名都所未覩也由此而上入山門一座乃
布袋和尚坦腹而坐四時向人笑歷級升階爲大殿偉然三剎

自齊梁又曰魯般所造又曰敬德重修棟梁皆本色木無飾徒
手架成不用釘鐵竹木屑不用灑掃自然無塵傳此間有避塵
珠未可信然異極矣廊外僧舍殿閣如雲是夜宿此八之日步
瑤光臺崔嵬峻嶒俯視四極蒼然一色雲霧屢散屢合大石離
立禽騫獸伏或磔如戟或蟠如龍或怒如虬或踞如虎或拱立
如端人正士或如飛雲攀緣而過曰金雞崖曰仙人洞蜒蟪扶
輿磅礴而鬱積臺寬平可坐可飲可吟可娛目翠竹茂樹朱藤
蔓絡從積鐵冷金中時出雲溜蘚斑不可窮其狀右曰一天門
越百級至虛樓危甚下空不可測歷二天門三天門最高處曰

玉皇閣前則大士殿相傳兩壁乃仙人朱碧峯所畫年久彩色不無剝落獨大士一大身百小身周遭獨全餘菴觀人物鳥獸樹木則不完亦異事也吾愛長松落落遠者一二百年物近亦數十年寅朝夕照邀清暉於明月漱爽籟之清風卽水遠不聞湍激僧懶不習鼓鐘而樹杪生濤山空響梵劃然而虎豹嘯嘒然而蛟螭吟此皆松之餘韻也夫松固木中龍類也松脂入地爲琥珀龍血亦爲琥珀同氣相求也嵐巒疊翠如續如藻映於竹樹葱蘢之間斷而復連直達三清閣泉出山巔釀而爲池池可施筏派能流響不俟漱浥而煩襟如洗玉之膏乎坤之液乎

瑤池之桃之汁乎峨嵋之雪之漚乎中冷不足道也閣最高題
曰一塵不到吾嘗讀書於此身并於雲耳屬於泉目光於林手
緝於碑足鍊於坪鼻慧於空香而思慮沖於高下薄福人享此
罪愧罪愧是夜暢飲論數日所歷名利以何爲最予曰名利之
勝不在焜炫而在古雅老樹插天連章合抱霜皮縐理滴溜成
疣一古也殿閣參差丹雘闇淡女蘿陵茗赤紛綠駭二古也小
有頽落不傷靜窈若金碧爍睛固爲嚴飭搜討幽懷轉非所愜
華山寺雖麗不足而遂穆有餘大都借蔭於疊岫而貸色於崇
柯更以締構旣遠兵燹不加非六季之遺規則唐宋之故址傾

江東
聽而清音集睜視而商影現囂垢屏滌靡侈汰靜正令人超忽
荒蕪有烟外之意若使梵響時聞禪規肇整卽鷲峯獅堂何多
讓焉予妄謂華藏匪特激無卽滇東西池亦無匪特滇無吾厯
海內過半未之覩也九之日下山欲行僧款留同人曰吾輩欲
遍覽湖山之勝於半月忙甚似六國徵調百萬軍騎分路戰祖
龍者安可再留辭去二里許爲筆果菴樹木繁蔚石芒峭峻髻
盤鬟繞雲駛霧騰幽而奧僻而小茶畢卽行里許至新菴一名
藥師菴吾嫌其俗易曰慈雲菴望仙湖如出匣之劍光氣燁燁
時時閃暗推磨萬頃不定正欲呼吸天風而觸膚薄射元氣團

人都無所見僅有玉筍峯恍惚中聊相慰藉耳潺潺目灼灼桃花流水白白紅紅菴左右兩臂及臍以下五色雜陳枝頭葉裏自然煥目酌酒賞之里許卽東照寺寺近舊城友人張思九張大羅施東曙徐應谷張開基王錫九徐闇修至曰好遊興不知不獲其明日追隨寺清雅長林喬松夾山攬雲去秋遊此寺內大柑樹爛熳披離翠羽丹苞中無數金珠火齊僧剝相烹泉香風沸沸仍落八柑相贈富麗中幽逸清美木魚聲鐘磬聲與梵音響答萬慮俱清是夜宿此稍去卽金蓮山謁文廟至中城四平無倚突聳一山曰鳳窩上建元天閣高槐翠柏隨石低昂而籠

罩之十之日走象鼻嶺鼻入湖內似渴而飲凡山以鳥獸草木
名或類或不類獨吾澂名鳳卽似鳳名虎卽似虎名龍卽似龍
名麟卽似麟名金蓮卽似蓮名玉筍卽似筍而此之名象卽似
象又非僅曰似之也遵湖岸至溫泉泉在湖邊去不數武聲湯
湯然氣滄滄然若不可嚮邇卽而視之靜若懸鑒熱甚未可掬
而嗽其氣香其味沖泡起於下若轉念珠投以錢作蛺蝶舞與
泡影相頡頏良久乃下可以熟雞其他可知或曰山多琉璜焜
水成湯此言之有理者去十里則蒿子菁也引水灌田土沃挺
嘉禾師太古兄號天睿居焉一室臨湖可千仞開窗視之波濤

排擊如電掣雷轟所謂晴波躍金錦鱗游泳語不虛也殺雞爲黍而食同人見其二子焉天睿同至海口一山曰文星鎖水口又曰渴龍奔水湖水由此東洩千山萬山中開不過數丈水得無阻予曰山足稍伸則吾激盡澤國矣造物者有心耶或有靈物如蛟龍類穿而東之闢此一境是未可知過松子園羣山皆松望之蔚蔚喬生來迎村少田比戶以漁爲業時曬網罟編竹作籠以取魚生邀同人至其廬捕魚長數尺者百尾酒如海皆大醉次日舟楫畢具進鮮晨食十一之日泛湖望孤山若小青螺在游氣溟茫外連艫縻艦與波上下類鳧鷖點點拍水上此

山金銀宮闕浮屠摩天松檜林木皆非近代物乃爲流寇所刦
遠邇人之避兵於上者僧俗并屠焚其梵宇臺殿菩薩之範金
者擊碎輦而鑄錢咸陽一炬片瓦不遺予曰佛亦不能自庇其
身乎使佛有靈盡沈此賊於水底何難而乃聽賊殘其軀火其
廬戕其徒衆及男女至萬謂捨身耶何捨於賊也謂慈於賊耶
何弗慈於良也謂厄運耶夫佛平日大言神通法力指天天開
畫地地裂何運之能波蕩也可見奉佛者之惑也江川明興浪
廣茫茫列湖邊湖與江川海通一巨石界焉江川之大首魚肥
美異常至石而返仙湖之窟窟魚亦名物至石而返彼此不相

過大不可解亦異也忽密雲蔽空微浪披拂隔岸峯巒或隱或現遙望五峯若覆孟橫壓水面俄而風濤稍震潘明揚張思九張大羅張開基師天睿喬生諸君默息寡言餘人或曰吾欲探驪珠或曰吾欲據鼇背或曰安得覆舟則吾入蕊珠宮而結水仙之佩或曰吾欲得龍女生龍子龍孫乘雲上天獨予曰否安得釀湖水爲佳醪而膾北海之鯤脯南溟之鵬起金蓮爲盃握玉筍作箸予則偃仰其中餘則皆讓諸君爲之狂談怪論未暇絕口而扁舟已抵山麓矣麓頗巖壑下接湖水聲鞞鞞震盪翳山足任飛擊不爲動可知石性剛故也少開朗則鳳山鳳城華

山梁山一一分奇取秀以效於前登岸綠衝庠友十餘人來相
迎烹鮮設饌出美醞清歌達旦此地依山臨湖山倍秀湖倍清
故人文莫盛焉湖側多魚洞壘石爲界每洞價值數百金富室
乃得有洞連數十魚目紅則其來信也每盛暑窟竇魚發則蔽
湖而來鱗砌入洞或入巨籠中或竹兜或竹簸撮入舟中舟舟
皆滿來觀者白手求去不用錢或有連洞皆進者或進此而不
進彼者此主載去如山彼主求一不獲或曰命也予曰不然魚
之行有導而前者一魚進則羣魚皆進一魚卻則羣魚皆却導
者顧盼不知何所喜何所怯而然又以夏則湖水熱洞出清流

故羣然而赴也主獲魚則命工人取鹽數千斤於甕於盆於缸
急醃之以篾笆曬之懼腐臭也販者攜數千金售之元江交趾
皆獲大息十二之日登五峯羅浮四百里不足比縹緲七十二
峯未足方也南望臨元交廣隱隱朦朦一派清碧色須臾霧合
入山俱失就茅菴而休焉啜茗飛白諸主人曰吾輩居湖上日
觀水不得其要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言乎流水也湖爲
水之歸先生何以教之予曰請以觀海論由其異者而觀之則
萬物可視爲一身苟欲觀海之形其茫渾瀰漫浮天地浴日月
抗陰陽以侔大閱古今以爲壽章亥不能測其數海若不能述

其概莊周不能盡其辭苟識其理則浮漚流沫舉足爲學者師
今試與諸君觀湖於形質之表可乎彼其倏焉而盈忽焉而涸
進退消長與時升降者能知其故以處夫貴賤富貧禍福之間
則可以忘得喪捐憂喜浩然而無疑夫彼之無所不下以成其
深者能以之爲法則可以自卑而下人以成其德彼之兼容汎
愛不擇細大暴以久旱而不滅灌以洪流而不加者能因之以
廓吾量則可以容衆養人臨大事遇大變而不惑於其摩盪涵
浸之勢可以作吾氣於其生育濡載之利可以推吾仁是則諸
君居於湖上晨夕領略其得於湖者多矣若曰燕閑之餘銜杯

棋弈詠歌而恣其槃樂嘯傲以自逸此直庸衆人之事而非吾輩之所爲快也諸君謝謂今日得聞所未聞吾輩益湖亦益矣晨興霧迷不辨咫尺有泉鳴林薄閒如鼓瑟類金奏闕而石聲間作又有靄氛如浮雲飛絮浮空而前數日之內自魂魄所徵候口鼻所受納以至便遺所化捐無非雲氣水聲花香草色此皆王子晉葛鍊師魏夫人輩騎青鸞乘雲車吸金漿而調石髓之所也夫吾輩日不過兩寸惡能窮宇宙之變哉一眺望間便欲了上下千百年事此不過望屠門而食氣不可以飽驕人雖然疎籠之羽義不反顧而吾輩猶得翱翔踐盟以去雖不滿腹

亦不虛歸矣一嚮全鼎蜜無中邊其韻一也且食肉者何必馬
肝相與唱凱十三之日還綠衝諸君宴花宮登萃景樓舉蘓掇
藻駢秩賓筵饗子烹鮮魴鯉雜薦松柏竹樹之陰森布蒙密時
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人禽鳥之聲不一類更
埽石而坐上下天光悉出樽俎之下諸君曰十餘日之遊至是
觀止矣先生宜一評之曰吾澂之山高爲羅藏奇爲玉筍名爲
華山巉爲西巖此山之勝也麒麟山之石鱗搖甲動龍山之石
怒虎伏犀華藏之石丹梯翠屏五峯之石吞波吐浪此石之勝
也新治兩河交會明湖在抱羣峯如侍登樓一望平疇衍野似

入潼關得百二山河者此鳳城之勝也西山梅舊府杏花谷櫻
東照橘新菴橙楊梅早熟橄欖并登瓜甜如蜜桂黃如金桃有
如蟠之號梨有似雪之稱山茶第一牡丹亞之此花果之盛也
絕壁森倚呼吸通羣帝之座陟降信宿迄於仙都雙闕雲聳以
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此仙跡之勝也嵐光波綠狀如削瓜彌
天放白拔地簇青始經魑魅之塗幸踐無人之景倒景重溟匿
峯千巖雲來爭坐方欲尼之膚寸卽入貯於室中此梁山幽居
之勝也泰山以孔子小天下傳特出孟子寓言固非其實嵩山
傳漢武三呼之事頗涉虛誕亦著爲典蓋孔子大聖漢武人主

其尊大實重於嶽苟有所寄託則交賴以爲勝衡山傳韓昌黎
開雲朱張霽雪二事亦偶然語耳今書林藝圃誇詡欣豔爲天
外三峯之藻色言必舉之不亦係乎其人哉然則人士微渺欲
馳聲千載事豈在大要亦先修其大者爲之本而末自舉也今
西山崔巍闢幽顯微挺然秀出可擬東岱羅藏鬱鬱律律如蓋
臣戴樸頭垂神措笏可方西華鳳山中峙如千本火樹逆吐銀
花突如其來烟飛雪灑嵩山少室似之五峯當風烈雨晦之日
洞穴開噎若欲雲歆雷疑疑然望而畏之煙霽景麗之時巖壘
靈竅若拂嵐撲岱靄靄屈指可數又可逃而愛之天台雁蕩差

足彷彿玉筍特拔直上青霄五峯如架仙湖如硯類卓筆峯而
過之昔謝康樂席父祖之資呼其童僕門生採峻造幽伐木開
徑旣登石門之頂遂營所住其云乘日用慰營魂以爲是三萬
六千日中之日也昔人臥遊五嶽吾輩今實以踵遊五嶽昔人
遊所不及以筆代踵吾輩半月竟以踵代筆孰得孰失一座大
笑十四之日至玉筍山念所經遊過山不啻千重納水不啻萬
流雖崇嶺峻巘俱有迴避倚著無一能孤立如龍門底柱巋然
中流者今玉筍高可千仞圍不過數里上撐昊天下維地紀纖
塵不染波盪不驚亙萬古而常新厯千變而作鎮乃人之一心

本與天地通或爲巧言所入或爲正義所拂或爲紛華相牽或爲非道所接遂乖其正理亂其常性不若茲峯何耶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玉筍者真可謂大丈夫矣予方十齡先慈夢予擎此向空而書後文思大進書法亦臻玉筍亦名曰文筆山曰尖山迤邐而下抵龍王廟循湖邊行如隊載笑載歌一路多漁人設罾布網或依沙洲石瀨爲舍或浮舍水上或隱其身樹底或就大隄編竹籬蹇居或將魚蟹向人賣青蚨換酒悠悠天地此何人哉隄之裏蘆葦叢青荷葉出水

其田田而高於蓋亭亭而聯如雲者約十餘里曾不得周其涯
焉至此中之嫵娜而薌澤者菰之葉燦如華的者也葶之須戟
如而森如者也芰之團如鏡結如帶而綴如火齊也芡之供如
盤盂如遺鈿墮珥如散萬斛珠也其始步也不雨不雹浮光盪
金如潛師枚士鉦鼓殊不震揚湖裏湖外景色已隱如長平鉅
鹿戰張羽衛而不馳一日雷師電伯號令肅然與蛟吼相乘風
翻雨灑急奔大河口宿河口中道也有由是而之東者入城者
吾西畔數友十五之日抵舍

充然者其氣沛然者其詞縱橫排宕可謂極才人之能事矣

至記序夾以議論而于華藏玉峯反覆咏嘆尤見作者自命
不凡處戊辰新正朔二日師範手識○師太古名古乃予宗
之在河陽者與少宰同舉順治庚子後官上林縣集腋成裘
釀花成蜜

王肅嶧峨城隍祠記

滇古荒服多崇釋教蒙氏始建土主祠以修社事而祀典所重
猶多缺而弗舉者明洪武十五年平滇悉改郡邑詔有司立城
隍祠春秋有望燎之典朔望有謁拜之儀凡以默贊治功陰扶
元氣奠金湯而司保障神與令實共之嶧邑創於明初民之居
不滿百其中屹然並峙者惟聽治堂與城隍祠相望稱峻迨後

增雉浚隍而神祠不加修宜其久而就敝也蓋天下府州縣有山川社稷卽有城郭溝池惟神是主而統其祭者之謂城隍夫神有禍福人有賞罰神以禍福爲賞罰人以賞罰爲禍福其理一也然人日事於賞而或不知勸日事於罰而或不知畏迨諭以禍福之說卽惕然若有所糾者使人盡喻於降災降祥之理而成起其遷善悔過之心則毋敢干神譴自毋敢犯吏紀而易與爲治是神之與令權實相資神固有裨於治者而曷可不妥其居哉康熙七年秋邑士民因祠將傾圮合力鳩工毅然重新之落成日欲一言以記子卽以神人之相依與祀典之至重者

告之必有謂余言不誣者是爲記

王謀嚙峨土主廟記

滇多祀土主郡縣鄉邑皆立祠以奉之予不詳其所自然必先世有功於斯土而祠之祀之耳人非土不立非穀不生祀之所以報本反始也古者自天子至郡縣下及庶人莫不立社在官曰官社在民曰民社仍別立祠以妥之立主以象之是以年穀屢登水旱不作以神之能致福也仲春擇元日命民社以下來歲之稼禮行而百貨殖焉滇之有土主其亦崇報土功之義與漢初禱豐因治枌榆社高祖四年詔天下立靈星祠郊祀志云

龍星在角曰天田則農祥也今滇之土主其像類龍星焉吾聞
共工有子是曰勾龍功著后土而民各祀之上古之人其像多
異土主或亦上古有功之神耶然亦有沒而可祭於社者或以
孝行而配食或以有功而崇社如甄子然之配社於北海陸雲
之配社於浚儀叔陽之配社於潁川其足徵也以此觀之則土
主之神滇之郡邑皆祠而奉之者非上古有功於滇之人卽滇
人先世可祭於社之人也或立石或魃祠旱潦則禱之其血食
此一方也固宜嶠治東有土主祠曩歲旱建爲災有司步禱余
隨而拜之每見邑之人以仲春之日擊土鼓具牲牷享於神之

堂醴酒爲歡折俎分胙有古者吹豳逐神之風因其歲久祠圯羣捐所有以新之予因述所聞而告之曰昔張公琮爲建州刺史州尚淫祠而不立社公乃下教曰社本於農廢而不立則田畝卒荒或未之思乎於是始建社民悅從之夫社之廢尚欲其立之也豈立之久而可聽其廢乎予雖無司土之責然亦重報本反始之義而樂爲之記

是讀書人吐屬而氣亦古茂

許賀來修普應溪記

有溪流於河西普應山下附城而東水不甚巨而上流地高多

石每漲發水石相擊其聲砰然澎湃洶湧上岸當之輒潰自
崇禎辛巳邑大水螺髻山崩盡洩田廬溪沒爲壑深谷大陵哈
呀破壞浸以日久不及城者丈餘邑人日夜旁皇而束手無可
如何夫城壞矣漸及廬舍吏民何所棲倉庫何所備邑將濱於
廢棄至於水行地上一望砂礫蕪穢不治又其餘也歲辛卯邑
令周君甫下車環視城郭喟然而嘆曰奉 天子命吏於此土
奈何今至是於是相度經營鑿琉璃山麓引水北行南爲高堤
障之不使近城復疏其下流築隄衛水南入於湖縣父老子弟
歡呼感激走二百里丐子爲記予曰治一水之微耳何大功德

而稱頌若是人曰昔我邑無城爲山寇憑陵虐不可言明撫軍
蔡直指姜檄我司李周公築石城乃得安處我邑至今永賴之
今公之治水捍城使城不墮壞平水患不亞平寇患也公其我
邑之金城乎予曰美哉前有所爲以遺其後後人因而守之勿
使墜失由此道也唐虞之制雖至今存可也且夫事創始甚難
因其成而保護之庶用力不多而爲功甚巨此古良有司之作
也可以書矣河西與石屏爲鄰邑俱界萬山中明末屢當寇盜
而河邑無城受禍獨慘今河民之感公也其創於昔者深矣天
下事有以殃之者而乃益見福之者之澤之深甚哉君子之不

可以不爲善也公諱天任字克亮蜀之富順人由癸酉科舉人任河西令甫下車釐河西陋例革除殆盡日蔬食怡然甘之此君子而介者也而又能盡心民事勇以爲之如此他日之勵精以圖終循良以報主已於此可見矣書此以爲記

何其偉一忠祠記

屏故蠻夷竊聚之鄉也北山下有祠一像祀二人甲而胄持兵若戰鬪狀父老相傳以爲故元都尉得斯地而守之後復戰歿於此楊姓李姓也佚其名祠卽故元所旌者方元世祖之入滇破大理攻善闡擒段興智而下諸蠻二子相從萬里提戈轉戰

威震邊夷一時意氣豈不壯哉及匪酋煽亂又能慷慨自誓奮
不顧軀同殉以死此其志殆與偷生苟活者異矣昔歐陽公治
滑過鐵槍寺得王彥章畫像拜之完其面目不忍見其壞若二
子者又曷可沒耶余嘗過其祠見夫古柏森森靈旗飄灑若挾
風雨之勢而人民走集叩其下者不絕因嘆自元至今五百餘
年中富貴而磨滅何可勝道獨二子之祠得以不廢豈非忠義
之感發於天性之固然實有以合人心而動後世乎余是以記
之使後世之過其祠者有考也

何其偉重修城隍祠記

城隍祠莫詳其始先儒謂有社不應復有城隍唐太和中李德裕牧黃州有祭城隍文宋興其祀遂遍天下或賜廟額或頒封爵各指一人爲神名姓如鎮江甯國以爲紀信江西諸郡以爲灌嬰是也明初命禮官集議與風雲雷雨嶽瀆山川共爲一壇凡有民社之責者率以是爲重意者考室立家先列并竈聚人開邑首起城池分設官司以職斯土必使之幽明相資則水旱疾疫之災昆蟲鼠豕之害有所報尊而用之宜也如謂受命上元與人共治生殺禍福之柄人所不能主者惟神司之彼世之所爲神其忍見且聞之耶雖然逞凶暴者害人徇嗜慾者滅

理人道垂盡神不應漠然弗恤借非發見昭著使人有所畏懼
則守道循理之士遭世洶洶幾何而不滅絕矣石屏城隍祠舊
故湫隘紳士大而新之廊廡繪像畢具廈成之日有貨石奸欺
而譁於廟者飛石下破其腦於是郡人大駭以爲靈應如響假
令神常以此施於悖德之人將膏肓沈痼積年而不返者數石
挽之而有餘也書此勒祠下終望神之著其靈驗焉

何其偉三賢祠記

乾隆四年冬平侯陳君倡率屏人作報功祠於喜客池左顧其
右地復言於衆曰屏在前明二百年間朴僊未開科甲不繼萬

歷丙申蕭公蒞治慈愛拊循政無不舉而改建城門豫決三解
握造化於掌中使文風埒上國其福於屏人不小天啓中吳江
顧公以通判來署州事知伏莽可慮蒿日憂之其時虛白陳公
捐金二千首倡築城之議用是顧公留屏八載成屏城而去其
後沙普諸賊屢次攻圍屏卒賴以無慮實合古者有功德於民
之義卽此創爲專祠宜也聞者是其言遂踴躍鳩工不日而三
賢祠成將升其主復謂麗牲之石不當無文相率詣余乞辭余
謂屏自開設以來其爲循良搢紳者衆矣獨蕭顧二公惠澤在
人後世永賴而虛白先生芥視千金卒能保障其鄉里迄今百

五十年言言崇墉用資固護其不泯於人心千百年如一日也
嘗考西漢循吏文翁祀蜀召父祀南陽至鄉先生歿而祀於社
者史不絕書今以三公絜之無愧焉昔魯人爲闕宮則頌禱之
爲其當作而作也然則陳君斯祠誠不可以不作其作也所以
美三公又將以勸後之繼三公者

曾所郡城張總鎮捐置義穀義銀記

國家宏保無外凡於疆域要地不惜糜費金錢鉅萬設鎮列閫
復慎簡帥臣重其權以振作拊循之甯獨固吾圉哉凡以爲民
耳夫兵以衛民民以養兵此通義也臨居滇東山多田少納一

歲惟正之供不足敷四季所支之糧間遇雨暘偶愆舟車罔濟
商賈鮮通兵民交困戊子歲大都督張公以天子心膺出鎮
臨元初下車勤求疾苦詳九屬協濟本色米概運府倉於糧道
輕齎招買項議請禁停餉及時嚴扣尅又復勸諭崇尚節儉兵
民之困一蘇爰乃廣義田以濟熒獨施棺木以免暴露更出清
俸分發三營乘時市穀毋抑毋勒營各五百石貯公所名曰義
穀夏秋之交聽兵支領照所入價平糶之計一年之餉漸次抵
除糶糶以爲常經而人大悅又恐其離於饑而愆於禮也捐置
義銀若干婚嫁喪葬量酌相資亦計以數抵除如穀價例而今

而後臨之軍士殆養生喪死無憾矣經事者感軍民禱祝之忱思垂諸石以予悉善政而問記焉予曰昔者晦翁出守以常平之制上之朝而天下後世蒙其利此宰相事也韋皋鎮蜀婚嫁者給錦衣喪葬者與櫬瘞此良將事也公蓋兼將相之才而行之實政數年來兵嬉於伍民歌於市雖遇荒歉無慮矣其澤之所暨甯有窮哉是爲記

考志張鎮名其蘊山西人其所設施如是不愧以三記永之若今之爲鎮者告以此說非瞠目而視卽戟手而咤矣可慨也夫

趙元祚東軒記

中丞治黔之明年於射圃東構小軒爲藏息所室東西大可二丈餘南北不及二丈窻開三面借射亭之東窻爲西向中設一榻傍列几案堆文史及諸所用器具日與賓客講論古今治亂興衰之故指畫天下形勢山川人民風土之異話閭閻疾苦凡桑麻樹畜家室纖細之事無不周知而曲體吏抱案牘來橫几據案手目並下決斷如流左對賓客右答箋書與海內卿大夫往復辨論數千言立就讀宜夏軒詩文及諫草奏疏經濟文章煌煌炳炳撫茲未二載政和德洽年豐人樂漚水盤江數千里

烟消霧淨公日坐其中而潛移默運若此非其本領有大過人者哉世之擁高爵厚祿者於世事漫無短長剝取民間脂血積四方珍奇玩好之物狗馬在廐聲色在庭窮口腹縱耳目以爲快樂其所病民而誤國者豈少乎夫大位之所患者莫大乎居高堂廣室中上下隔絕門以內予聖子智門以外呼籲無靈甚而目短心粗志揚氣滿以天下之才爲莫已若自恃聰明反蔽於左右近習之人而不知則其害有不可言者矣公之於東軒也一室雖小包羅甚大重門洞達所見甚遠舉凡文章政事皆取諸其中而用之黔之人歌功頌德食澤無窮其得於東軒也

不旣多乎若夫庾樓清興安石風流賞花看鶴醉月吟風則又
東軒之餘事耳
此卽滇藩劉公蔭樞自號炳燭子者是也清修碩德滇黔人
皆尸祝之我軒客公處最久記語無溢美之詞以視今之世
獻諛貢媚以求食者其賢不肖固有間矣

孫鵬鎮沅雙澤泉記

雙澤泉在新建石城之東門內去郡署數十武湛然一泓鏡山
之坳而活活云郡易土而流自雍正五年始其時有土牆自山
頂圍下半圯無所謂石城且無水飲城以內人飲者必出城走

一二里就河掬之或以杓側承而起注於木桶擔之來家去來不絕於路先是城基甫定偶與李公資園登眺其巔慨然有感於曩劫因論兵家攻守之道至耿伯宗以戊己校尉引兵據疏勒城爲匈奴所困絕其水源未嘗不危伯宗之窮若非整衣一拜則其城不爲敵人立破者幾希李公曰冥漠之際其理不可測其說不可執爲常幸而精誠可通已絕之水源隨念而轉若握在手然萬一天道茫茫感而不應應或不如此之速城中豈能十日不水與敵人相持哉此地卽可城如無水何舍此又無可城之地余曰城之哉姑徐以計泉而資園司馬亦若逆知泉

之不難得也惟城之是急工未竣郡太守易齋張公來受代卽始議建城者也計歲已一周而灰石磚瓦工匠之營僅過半方斤斤督工不遑暇逸一日司馬忽指苦竹叢下曰掘此是泉有止之者曰此爲土守故宅一片瓦礫且多大石橫互其下奚以鑿爲李公不謂然井之不數尺深已若牛涔更深至數丈得其源涓涓出不止淵然而深澄然而碧時時汲澆不少減不汲亦不溢其味甘其氣清冽自是城中不復擔河水嗟乎城工人力可爲者也泉豈人力也哉泉若爲此城出者天秘此不竭之源以待李公揭於今日不偶也李公曰得泉之日爲張公到郡

之七日其與渭川之飛泉隨刺史馬足湧出者無以異是爲張公之泉張公曰李公之所得者也其誠於求泉亦已久矣吾與兵若民俱德之請爲亭其上而以李公名二公推讓久之余因題曰雙澤泉二公相視而笑屬余爲文記之

此事奇而韻南村名之又記之張李二公借以俱傳矣筆墨之所關豈細故哉。南村負不可一世之概與月槎侍御同戊子鄉舉互相砥礪詩文俱有本源然有意求奇反覺晦澀亦是先生一病文較詩似爲明暢以其不尚機鋒尚見大家

面目戊辰人日師範記

張漢瞻築亭記

曾大父愛竹號築君漢生已不獲侍杖履見其竹如見曾大父
焉蓋竹之爲物遠于俗而孤介之節歷歲寒不敗士君子多重
之有明之末歲寒之時也曾大父以先朝之遺惓惓君國卒悲
憤以卒其有似于竹乎吾家在西湖枕山爲宅修竹之中先人
廬在焉竹數本先人所手植今亦幾百年猶有存者余欲造一
亭望曾大父墓種竹臨其前題曰瞻築以志不忘其在詩曰瞻
彼淇澳箴竹猗猗思君子也余瞻其竹獨無顧祖之思乎顧思
其祖思述其事也思其祖不欲述其事雖日瞻其竹不徒然已

乎蓋天下無地無竹無竹不可瞻瞻其竹無時不可思其祖思其祖無時不可述其事托之于竹亦寓焉而得其似也推斯意也卽無竹亦可

末一段大似杜于皇白雲樓記

張漢景忠祠記

燕京愍忠寺爲謝疊山殉節之地吾鄉趙侍御葬寺西不數十武噫得死所矣前明甲申之變侍御巡中城城旣破侍御率其民戰白帽衒衒力盡中賊刃而死其僕某負屍葬於是鄉後學擬諡曰忠烈文文山有言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讀聖賢書所學

何事侍御殆不負所學者矣冢前舊有碑石材扁薄久而中斷
謝諭德昆皋率鄉後學醵金寘石署其名冢前有祠又日久而
圯鄉後學約醵金修之王檢討疇五亦捐金董其成奉木主而
祀題其楣曰景忠甚矣爲人臣子無間常變胥不可失其爲忠
也昔者文文山死於燕鄉後學跡其地爲會館顏曰懷忠天下
之士至今想見風節幾五百載不墜吾鄉祀侍御雖不逮文山
而懷忠一也公諱譔字鎮所雲南昆明石虎岡人前明熹宗丁
卯科舉人嘗宰黔之龍泉有白蓮教通苗賊爲亂上元夜誘而
擊之緣是卓異爲侍御事在明史及滇志不悉記

張漢嵩陽書院教思碑記

嵩山之麓有三古柏傳爲漢孝武帝所封樹蓋當孝武時柏年已老于今又二千載後人就柏置嵩陽書院其一在後庭一在前庭俱完好無恙一在門以外者毀於國初予嘗手撫兩柏喟然歎曰天下惟無形之思爲可久耳有形者不可久也柏之壽烏得爲久哉惟君子之澤去人滋久感人滋深故無形之思較有形者尤久於世登封有耿宮詹焉字曰逸庵國朝壬辰科進士去其世今三十年聞先生入史館有聲旋以憂歸不起湯宗伯潛庵特表薦之復授少詹職上方向用以老辭退主

嵩陽書院教課胥有法先生家固貧乃傾產若干入于院俾諸
生肄業饘粥俱無缺漢聞之慨然長歎曰甚矣先生之大也夫
天下人所吝惟財與名人之情未有不謀子孫乃謀他人者竊
見富人之子水碓田園徧天下談施與掩耳而不欲聽矣又其
愚者感福田報應之說不惜傾家貲以崇淫祀參養游食亂教
之狂僧若犬彘而不尸其德而閭里寒畯之士欲乞絲粟以濟
窮乏又口吃面赤不以出囊先生而傾家以入于院也視范文
正義田之見猶私於一家一族而巍巍乎公天下而不有之盛
心推之卽堯舜氣象朱子所以許曾皙也夫亦豈謂斯言過哉

以此高風興起後世古者大道之行且暮遇之而區區一章一
句以爲訓課又不足多矣抑聞先生出夏峯孫鍾元先生之門
學得其正先生與潛庵皆夏峯高弟至先生講學嵩陽一時上
蔡張起庵中牟太史冉蟬庵柘城太史竇靜庵襄城李職方諸
先生咸會道學之盛與蘇門壇坫後先比隆亦中州近世所未
有者癸酉先生卒諸君子來會葬葬畢奉木主于麗澤堂相向
失聲者凡數百輩于今去人滋久感人滋深謂先生竟未嘗死
也莊子曰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正先生以之孔子曰吾于甘
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諸生日撫兩柏流風不墜嗚呼是卽先

生之甘棠耶漢聞先生之風恨不得見乃爲文志石上應諸生
請爲諸生久其思焉

此無與于滇而錄之蓋冀吾滇之宦成名立者或聞耿先生
之風而興起乎

張漢留硯堂記

金玉鬻於市光熊熊照人顏色賈高其價觀者譁然苟鬻硯其
間塊然頑石富人掉首去不顧若察其產第其品質文理別其
真贗惟在學士文人蓋硯之爲物人文所自出吾意文人所在
必有五色雲氣輪囷蟠結函蓋其上輝山而媚澤硯生於谷亦

必有精神見於山川如紫氣在斗牛間人眩迷金玉不能識以
故人家祖授之物每重硯薄金玉謂硯如田可耕穫子孫食報
無已家無衣速之寒家無粟速之饑家無硯速之愚愚又饑寒
之源而富厚不盡硯之用亦愚與饑寒等余在京師友人遺吾
硯是端州之石溫潤而栗且謂我曰古人以硯相餉遺謂留他
日玉堂之用願致吾子余拜受之年來日用有不周盡器物質
市上所衣佩時去留於室登吾堂而吾硯在焉以值賤不供俗
人用質亦不得錢故常留吾側吾無事日日爲詩文輒拂硯書
投諸笥硯不能質錢爲硯之幸吾亦日夕不忍與離館之東近

置一堂書留硯于其楣年來自爲詩文卽名集以志吾好私賀
硯與吾之得所遭也或天有以命之耶抑聞范喬幼時其祖恨
不見其成遺以硯喬比長撫硯思其祖輒涕泣余慨然感悼念
先大父在日愛予異諸孫吾幸嗣世得科第去大父之世已垂
十年遺硯於家又不得時時摩抄如侍大父時他日歸欲置堂
仍其名以章祖授示子孫又不徒志友人之賜也

堂在京師之南會館後燬于火張小東孝廉重修之仍揭聯
扁于其中然已非先生手蹟矣

張漢吹臺記

真文 八之十四

藝文

長

人生非無懷氏之民也人既生卽有懷人與人各有懷古人與
今人亦遞有懷夫古與今日暮也而生人所懷遞存今古之間
而非觸其境懷亦不動於戲此杜甫李白高適過汴登吹臺慄
慨懷古人不能測也乎考臺爲晉師曠鼓琴舊地故曰吹臺厥
後梁孝王有其國與諸文士賦詩於是名繁臺班史作平臺又
後謝惠連於此爲雪賦曰雪臺或曰孝王於兔苑作蠡臺卽是
後人跡其址爲祠祀神禹崩名禹王臺予入汴遊此俯仰憑眺
慨然嘆曰是臺也猶古之遺乎抑古有臺名後人跡其地仍爲
臺而六易其名者耶嗟乎古與今日暮也古人不作其人與骨

而既腐朽矣古之人能長留其身以慰後人之懷乎古人不能
留其身以慰後人之懷後人懷古人將有我不見古人與古人
不我見之恨夫誰謂人也自古而無死乎歷是臺者曠之聰而
死孝王之貴而死惠連李杜高適之文而死等而隆之禹王之
聖有功萬世而亦竟死長在古今者名焉耳後死者聞其名將
謂冥無所懷不古人若乎古人懷古人今人又懷古人浸假今
人爲古人後人復懷其人自今以始我又不知斯人有懷於何
終極也是臺也直千古存矣予登臺爲記志吾懷也且志古今
人之懷焉

此與禹山適齋記同一機軸而此篇尤爲超脫

余允中廣濟橋記

鄭子產乘輿濟人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爲政子產爲治善政孔
多豈其獨暗於此或當晉楚多事之秋衆困而憊徒杠輿梁之
成力有不暇及也嵩明甸頭民素貧瘠然知勤於力作歷任賢
君子體而恤之俾各安恆業庚寅仲冬家出一人爲橋於黃泥
田右以便往來縱橫寬長可以丈計其土石金木之工皆村氏
所自爲力董事則某某以及排長某某二十餘衆辛卯孟春望
六日告成是役也夫豈民之喜事哉由上之休養滋息裕之有

年故得於服田力穡之外有暇日而爲之可知能惠民於平日者其效堪立覩也名其橋曰廣濟可以觀君子之政焉

余應祥東鄰墳記

生母黃太孺人塋兆之東舊有古墳二不知其爲誰氏也某年春祭見其地將平予異之詢之村民言某某所爲予召而叱之其人意予之利其地而故爲此態也日請薄值而售之君以廣君地可乎客以爲然余日嗚呼去人墳以廣吾地忍乎哉今其復修原冢如彼舊式並爲資累土之功厚與以饜小人之私更責之券使無再毀焉客又有說予者日旣已修其冢何不折君

之東垣以通之則不去人之墳而君之地亦濶非兩美之道哉
子曰不然之二墳者不知爲男爲婦也譬之比鄰之家有去其
垣墉而男女雜居不分彼此者乎死生一道不可瀆也修之仍
隔於吾地之外卽令吾之守墓者守之春秋致祭吾母亦與奠
焉嗚呼此亦古睦鄰之道也歟

羅元琦隴西修學記

縣治之有學也自太守王公漢周始繼以縣尹魯公廷炎規模
始具然明倫堂暨名宦鄉賢祠缺焉未備閱今三十餘年矣夫
聖教首重彝倫而前事可爲師法君子如欲化民成俗端賴於

學顧乃貽譏闕略非所以崇學校敦教化也况隴西自漢唐迄
今爲衣冠文物淵藪古名臣擁旄分符史不勝書而人物接踵
照耀寰區其發爲勲業文章炳炳麟麟較他邑爲獨盛茲且祠
宇闕如春秋肸鬻莫由肅蒸嘗以薦馨香千百世後風流歇絕
其何以觀感興起紹徽音於勿替也然則修廢舉墜非後起者
之責歟余自壬午秋蒞任卽有志修舉因地方疊被災稔竭蹶
未遑今夏賑務旣竣念斯役不可緩爰捐俸構材諏吉鳩工延
紳士幹練者董之明倫堂暨鄉賢名宦次第並舉卽忠孝節義
兩祠亦鼎新之而學之規模少備於是嘆締造之難而隳頽之

易竊願與游斯學者相期於有成也溯舊學自兵燹後於雍正
己酉經始越七載迄乙卯工竣猶未底於成今雖規模少備究
於聖域之美富未能慊然無遺憾焉倘經理無人不時修葺而
芟夷之則初有茂草之傷終不無頽落之患而前功盡擲矣夫
士之績學砥行與君子之服官蒞政甯有二理哉卽銳志經營
補苴罅漏而或勤於始而怠於終務其大而遺其細雖有垣墉
弗缺卽傲矣有基勿壞茲學可借鑒也若夫哲模具在先達可
師瞻廟貌陟庭階益當觀法於視身進德宜民善俗之前徽以
講求乎經世宰物端軌垂型之懿矩而要莫先於飭紀敦倫以

實致力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際斯則余之願與隴人
士交相勗以期於有成者

石峯納谿縣三灘掩骼永行勿替記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蓋江之源由蜀始分三支東西支皆合正
支南下而金沙出西番厯滇界經馬湖合沫若青衣諸水匯于
敘州洶湧澎湃奔悍震疊與波上下者萬艘俱集偶至於灘巨
石磬渦峻嶒峨岷篙師稍有不戒陷而莫救者比比波臣之宮
也鮫人之國也埋魂委骨嗚呼曷歸周禮蜡氏掌除骹有死於
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書其日月懸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

以待其人迄我朝愛惜生靈遠邁往古納谿故濱江東岸右
之肆出者硨磲礧礧如猛獸奇鬼森欲搏人而蜿蜒綿互橫突
波心較上游爲更險俗名繼梁三灘迴波轉浪凡數百里之濁
而漂者每入不能出朽骨橫江臭腥噴野風悽月苦鬼哭聲悲
永福溪有鬼吟曰隨波逐浪滯孤魂白骨沉沙漾水痕幾寸柔
腸魚齧斷不關今夜聽啼猿又曰饑烏隨我棠梨道雨打風吹
梨樹老寒食何人奠一卮髑髏戴土生春草當此之時而弗加
垂憐救拯多方撈瘞則漂沒者無所歸終必鬱爲厲氣時不和
年不豐疵癘天札之患將繼而作助天爲虐毋乃不祥實甚乎

况國家本不惜費敢勿殫厥心力而奉之峯比年以瘞以祭
三灘上新鬼故鬼悄然無聲上聞大府慰誨懇懇並以金相界
而士大夫亦多所欣助遂得置田百餘畝俾後之尹茲者得永
所行焉夫力惡其不出於身若此者當出力於身而爲之使惡
出力於身而不爲與謂不必出力於身而不爲及雖爲之而以
不必出力於身因而爲之不專不久者皆不仁也皆吾君吾民
之罪人也敢書其語于石嗚呼可不懼哉

三灘掩骼乃先生惠政之一端文亦古硬盤屈結處摹昌黎
尤肖受業師範

石峯育嬰堂記

紫陽夫子云天地別無勾當惟以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故知生也者天地之大德而明道夫子言天地之常心普萬物而無心天地以心普乎萬物人遂得天地之心以爲心心天地之心則其心亦以生爲主納邑濱大江余自癸巳八月蒞斯邑至辛丑七月之望罹憂解組統計灘上收瘞溺斃三千一百有六嬰孩五百一十有三噫嘻碧水無情造物多憾獨異乎呱呱者之亦放中流也稽之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之塋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

之瓦棺葬無服之殤然生未三月不爲殤是灘所收瘞多未得
爲殤者豈以是爲隘巷寒水之置耶抑亦不能自存不能自食
而遂不存之食之耶我 國家郡邑有育嬰堂緊起死人而肉
白骨也茲于養濟院之東置數屋以育嬰取濟棺會之房租十
緡以爲乳哺資斯義也以收之于三灘者感之也以三灘感其
好生之心卽於好生見天地之心遂以知人之心默乎乎天地
之心若失乎天地之心又何以爲心哉爰爲育嬰堂記

大而不腐

周於禮兩事臺記

吾師李肯庵先生以名進士起家宰吾滇之定遠旋調太和政
成擢山東沂州守未履任改湖州六年報最 天子方向用而

先生乃陳情歸奉兩親色笑且十餘年既終志思所以塞生平
未竟者已復掀髯笑曰老矣復何爲遂不起時先生年甫六十
五乃築層臺構精室奉先人影如事生焉且懸兩世 誥辭於

上曰君恩也吾無以報示世世子孫永無忘此兩事臺之所由
名也禮於丁酉冬謁新堤里第公子職穀引拜臺下舟次鄂渚
得覲先生於分潤齋留侍五日先生乃命書額且記其末禮聞
命慚汗不能對蓋謏陋之筆懼無以爲盛德光抑亦內省所事

闕如也先生曰徐之抵都後作楷書寄我已亥春王觀察鑾以
先生書來獎勵之餘寓以督過蓋遲報命者又年餘矣仰惟先
生內行醇備色養終身迄今讀採芝諸作油然生孝子仁人之
感其宰吾滇也政尚嚴明吏胥攝伏理訟獄片言得其情至守
吳興則易以寬簡與物淡然詩卷自娛而已禮過吳興展拜後
六客圖與宋賢七百載更相輝映治大國若烹小鮮斯曹參所
以禮蓋公也而要先生本懷惟是作育人材培養士氣以庶幾
菁莪棫樸之盛於滇於浙不易素心如禮濫竽無足言今錢光
祿士雲清節著楚北王觀察鑾邊略靖池南已試之效也而愛

山諸及門亦蒸蒸日上斯先生所爲藉手以報所事者與

肯菴名堂湖北沔陽州人與先君辛酉同年舉壬戌進士

令太和甲子丁卯壬申俱作同考官所薦多老宿後守湖州
建書院課諸生除王觀察鑾外戴公璐孫公梅等皆其所賞
拔者

周於禮慈悲院記

西山僧曰來琳卓錫潭柘有年一日發大願力創慈悲院於阜
成門西聳諸檀施聚錢物糜粥以活貧民其寒無衣死無棺者
目之所遇則取給焉今質邸旣嘉其事而錫之額來琳乃介

余友朱君文震來請曰願有言將以垂諸久也余曰來琳學佛者也佛之教尚虛無學佛者方糲食惡衣瘠其身以售其教至其身之合散且付之太空冥冥而於人乎何有來琳之爲茲舉也何與其諸墨名而儒行者與斯惻隱之見端也豈非仁心爲質者與抑余嘗聞之關尹子矣水可拆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今來琳視人之無如我無人相也分人之有濟無無我相也人我之相空而全精抱神以與衆生者接而生有與爲寄死有與爲歸也則所謂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也吾徒學聖人之學以濟物爲仁則來琳茲舉其曷可以不書尤願來琳

之勤而不已廣其事以及於其徒則佛之教通於儒矣朱君曰
可遂記之

周於禮留櫨園記

櫨梓也爾雅曰椅梓郭云卽楸埤雅云今俗呼爲木王故書以
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昭其良也而余以名園有說焉先君
子之言曰爾祖善琴能手製問材曰梓爲最其文疎而理白優
於桐定之方中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並用也乃樹之梓歲庚
午距先祖之歿六十有五年先君子呼而詔曰禮茲樹合抱矣
南屋北稼風雨之漂搖可虞盍伐之製爲器俾爾小子其永永

無忘栢楸已伐而其根轉盛萌蘖生其旁先君子灌之藝之載
芟而條之今又二十六年其勃然順而俯者如故也余葺西園
而泣然于兩世手澤之猶幸存焉乃作亭於其側而以櫝名園
或曰古有之矣孔叢子云西壓梓園是也余曰孔園余不知何
義也而余園則可念也故記之

涂躍龍重建宋三將軍祠記

隴爲宋德順軍地吳涪王玠信王璘劉武穆公琦三將軍故里
也州城東闔外舊建有祠春秋享祀乾隆甲辰春余以榆中令
權州篆下車日瞻遺像而展祀焉越四月海城回匪肆逆蔓延

隴郊五月之二十五日通州郭踞南山巔意在昏夜犯城余與
邵廣文麟德暨州尉營弁臨堞審視距賊營僅數百步以礮攻
之必克爰選舊礮亟命製丸適有童子以三鐵丸獻與礮口分
寸脗合遂燃礮直轟賊營賊駭且怒羣薄城下維時軍民奮力
矢石並發殲賊大半不日終而賊已竄逸因德是童子挨戶訪
之無獲竟莫知爲誰氏子時同在圍城門猶未啓也於戲異矣
考州志順治三年叛將武大定等圍犯州城忽大霧四塞遂驚
潰去咸云霧白將軍祠出茲童子殆亦將軍所使歟夫宋當南
播之餘偏安吳會賴二王昆季保全蜀漢以重上游之勢至順

昌之役劉武穆以寡勝衆橫扼江淮是三將軍之精忠壯志久已炳日星而昭河岳乃千餘年後其英靈猶能蔭庇桑梓一再示異非所謂浩氣常存亙古今而不息者耶初賊之犯境也遇屋輒焚三將軍祠亦爲所燬賊旣平余捐俸重葺之相其陰陽向離負坎祠宇廊廡悉如其舊州民咸踴躍趨事逾月落成三將軍之靈爽庶幾其式憑之憶逆回犯城時若非三將軍威靈默爲保障焉得全城安堵無恙哉是闔州億萬姓所宜馨香而頂祝之者也謹爲之記

錢澧長沙縣修學記

古者無役不出民力也人受百畝公旬三日民力又視地方惟
聖人不忍盡用之期於必不得已聖人之仁也必不得已則受
役者若無役民之義也魯僖作泮宮春秋不書說者以爲是非
得已而不得已者也自聖人道微井田破壞役民乃率亡度民亦
因之自惜其力不願受役于公也屢代不鑒其轍我 國家乃
埽除積弊惟正之供外悉令民得自厚其私苟或煩其一手一
足卽發帑金一如直予之是何也衣食足而後可望其興行也
三代盛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非由異道也是故嚴以繩官司
不使毫毛或縱累吾卹下之仁寬以養民使各俯仰自足堅其

戴上之義義堅且熟自有不待號令而能抒其情於立法之外者也迄于今百有餘年有見事之當爲而不爲者必非民也其民之翹然秀異號爲士而收之學者而視必不可已事不亟起而倡之斷宜無有也邑之學邑之風教所根也人材所以陶冶而成之地也長沙縣學迄今數十年必不可已於修者也學之士曰是誠在我奈何欲上請帑也又一士曰古人耻獨爲君子是宜公之於衆也又一士曰我士也我之先則民也凡若民也安見其子若孫之不士也公之衆不必限于士也又一士曰若然宜各量其家之所有以爲差也又一士曰若然則莫若稽其

地之所入也然地籍掌於吏不白官司不可以得籍且無所統以核吾成也於是合辭上請官司無不以爲義也闔邑之士與凡有田之民咸欣欣然樂觀其速成也乃未幾而有敗其成者出控于大府曰 朝廷之法惟正之供外毫毛不以及民也茲且稽地以取實干禁請亟懲治蓋是時凡士民所樂輸數已逾千吏之奸者度可攫而取也又有儼然號爲士者與吏之奸者比也非其父兄卽其姻黨廉恥之不顧出死力以與好義者相難也實知此逾干之數按戶以還之彼慕義必不願復受况鳩工庀材雖亟欲事之成然旣畏義又必不敢索取是可以分而

有也嗚呼茲邑被化之已久何以猶若是之多敗類也而學

之修卒以觀成於是又嘆此無長者訖無以搖吾士氣而使之

靡也益見國家之化之入人者深也當是之時大府旣洞燭

羣奸方將窮治以申諸士之義諸士則曰本圖修學故善不敢

以一二人尸也不敢歧民於士之外故籍地以爲均也然國家

實無此例而私舉之謂之干禁亦宜也始實授以可乘之隙而

因使陷于不義而復視其罹于辟尤有所大不忍者也于是盡

棄前謀力任後功大府嘉之曰是誠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者也旣落成請記于督學使者使者乃詳書之不沒其實也首

海峽
事之士曰左本選也王章周晴溪也屈世甲易文煥也柳文炳
曹味書也黃鼇吳桐解震楚鄭玉堂也及凡于是役所有助力
者悉令刊名碑陰所以爲後時之踵斯事者勸且懲也

是題最難脫俗且爾時情事不書之無以懲奸備書之諸多
礙手文極補瀉伸縮之妙句句真亦句句拗用也字點綴如
土委地如石擊水人謂其似醉翁亭記猶屬相皮而未知相
骨

錢澧巴陵趙氏捐置義渡記

事爲衆情所利未有不宜亟興者亟興之矣必遲之又久而後

成以此見興事之難也洞庭天下巨浸南匯衆水北輸之江至
巴陵城下兩渚始見涯涘南隸巴陵曰城陵磯北隸監利曰荆
河腦招舟而濟日千餘人以非逼津故不領於官兩境民各具舟
楫行者量予之直已而必取盈焉官司屢禁不聽耕農販夫無
業貧子徒手覓食往來甚以爲苦口又未嘗量力之所任但務多載
夏秋水盛江或反注洞庭洪波洶湧重舟絕流一再簸蕩輒同
沈沒卽春冬涸淺然風颺不時重舟之患亦復如之巴陵趙氏
慨然捐產約三千餘金議置義渡向時居利者結黨徒出死力
撓其成至訟於督撫各憲司予膺簡命來視學非有地方之

責投牒訴者亦不一足此一是非彼一是非而居利者卒不勝
彼所圖不過一身一家之私且衆怒集焉今冬予按試岳州闔
屬諸生以事旣成請爲文刊石記之按趙氏名登模嘗官於浙
所捐水田原直一千八百兩每歲租入完賦外悉以贍渡夫又
捐銀四百兩製舟凡五又捐八百兩於兩岸渡埠建基置屋又
捐百兩取息以作歲修予樂其事之成也告之曰趙氏此舉甚
義且衆情利之然撓者曾無多人必至今而歛始熄彼其利在
己立心專而黨徒之志壹也義渡之設獲濟者衆然所利者在
人賢者造事終藉愚者用力凡今以後受直操舟者咸能以捐

產置渡者之心爲心乎庸人莫不好逸惡勞役役然終日爲人而不倦吾未見十之一二也且向日居利之徒務以多載爲便必先堅緻其舟帆檣篙櫓之屬亦必完好而後求濟者不敢畏疑不就今所置舟固亦無或不良然操之者以爲非己物也則愛惜或不至必易致敝敝又憚責而不以亟告也其爲患又豈小小哉事創於始難從後持之尤難以爲姑盡吾之所爲餘以付之來者於君子造事之哲或猶有所未盡也夫利人之心誠專又必與我爲徒者亦無不壹其志斯永永無敝之道矣雖然又豈可爲後來者寬哉前人美意所存視其力所可致卽無不

致其力君子人與

于世局體勘入微先生經濟卽此可見至其文之巉削清挺

已可自成一子

倪蛻王象山廣甯政蹟記

象山名立憲建水人

遼東凡十有八城而廣甯爲首屬衛二十五而廣甯爲綱廣甯

古木葉山也有虞氏分冀東北爲幽州卽今廣甯以西地青東

北爲營州卽今廣甯以東地故廣甯遂扼遼東之要自我

太祖龍翔陞遼東爲盛京奉天府廣甯屬畿輔赤縣當衝差使駢

蕃且旗民錯居姦弊滋集令斯邑者非有精明強幹之才則猶

豪恣睢無以攝其心而奪之氣卽才矣苟不有慈祥惻怛之心以濟之或矯飾外貌似是而非雖悅耳於人事每傷化於陰陽難以言乎月計有餘者是以廣甯令輒多負咎去仕人往往視此爲畏途獨象山王先生任廣甯六年大臣薦其才

上知其賢行取爲部郎其所以治廣甯之善政美績皆班班可記也先生於康熙五十四年六月蒞任除革從前一切錮弊而其最害民者如總理之指一派十收發之大斗小升借三之強派勒耗三站之供役繁困乃揭示邑門有積蠹借稱總里苛累農民者抵之罪其量之不合於程者毀而焚之借三米豆不愆

不抑各從民意於收也無顆粒羨概以出亦概以入三站之應
皆官爲催募供役而附近窮困村民旣免朘剝之憂且得優閒
力穡以各安其生焉又察知差役下鄉多煩擾凡於諸訟鞠賦
役立法傳呼人皆響應是年也有水災九屬告饑時高安朱相
公方尹奉天素知先生檄赴胡家窩查荒因卽定救災策且遂
條陳地方因革事宜皆關緊要高安深許之時廣甯貯穀十五
萬石俱無倉窟地爲三十九窖以民踐更守視有損濕則責民
償補蓋質劑爲抵者纍纍也先生曰積穀爲民乃爲累若此當
思有以紓而救之明年春饑益甚於是發窖借民食且減糶時

各屬俱告饑而有司恐負累不發倉獨聞廣甯行仁政乃相率
求求貸議者以爲借他屬無例且恐異時徵收不便卽有虞比
於侵冒禍且不測先生曰獨廣甯爲吾民乎自 朝廷視之一
也遂無論遠近皆應之來者無不嘆再生而去旣而兵部借黑
豆而旗人之貧乏者亦視民例而借焉廣而至於城守官兵義
州駐防及鞋頭蔣得貴等圍頭汪洪臣等閩陽驛羊場河白旗
堡巨流河邊門彰武臺清沙河兵民無不俱至大抵九屬無慮
數萬人皆得借口食以濟饑而廣甯之窖穀以空人皆爲先生
危之而先生自若也是年也三月雨梁生蟲禱而驅之立盡五

月苗又生好妨復禱於神逾夜皆自死溝道中已而大旱步禱二十餘日得甘霖霑足於是廣甯獨書大有蓋精誠所至天人洽應若此會署尹檄催所借穀豆悉限十日內完全以俟盤察洎聞將有 欽差戶部親臨各屬盤倉乃廣甯借項多勢必殿遠近百姓無不曰仁君活我其可負乎大者牛車小者擔負相率俱來償及奉盤時廣甯穀俱滿足甲於各屬反稱最因是具文請蓋倉以儲當事格於例不允先生曰不於此時謀而仍委之於害民累終不紓矣乃以諸寺廟不奉勅建不合祀典者盡改而爲倉得數百間穀豆胥貯卽盡銷毀歷年百姓之認欠認

賠各結狀而大害遂永除焉先是有旗員白爾閣圖於廣甯爲
豪右佔奪田園把持行市商民受害莫之敢撓先生初下車卽
以法制之雖居章京如故而歛迹不敢妄爲心甚啣之適有毘
羅庵亦在改倉中遂率甲兵糾僧黨搆造毀 龍亭大題誣訴
鎮守將軍會訊京兆事以得白倉用是成而白爾圖閣之舊佔
鎮廟地畝仍責令退出還僧弭首帖尾不敢復張然則先生誠
所謂不畏強禦者哉蓋惟先生立心行政一主於誠是以遇事
敢爲而物亦無不以誠應者他日有趙現玉殺人而逃以疑似
捕山西客民馬化甲於獄先生至廉得其冤狀顧正兇未獲執

憲者不肯據出之一日趙現玉忽自到案盡自陳其殺人無隱且曰我不忍賢令君以逃犯之故受劾也馬化甲遂出於獄嗣有關三冒認義州民劉項全家爲奴先生問而力申救之關三亦感化自首服焉易曰孚及豚魚此之謂也先生於倉儲旣蓋藏出易法遠近咸稱之內務府欲遂以巨流河以西莊穀數十萬石請交廣甯縣管理先生曰昔以無倉故廣甯穀多窖藏土蒸雨濕累民實深今百姓甫離湯火而又委之以莊穀他日之累於民者甯有旣耶乃投具無倉可貯印結於內務府乞其奏免初甚難之以陳請之力不得已轉奏勅部議令巴顏蓋倉

收貯而各屬所有分貯之議得俱停論者尤韙之先生之爲治善政甚多不能俱載載此數端庶幾士人君子之秉鞭作牧者有所觀感云

倪蛻杜使君撫夸圖記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之生民固不以中外異民之秉彝亦不以華戎別以今而見古由往而知來千世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吾於烏蒙見五年三變而慨然矣烏蒙於漢屬牂牁郡自元後始置土府隸四川知是府者爲祿氏世守歷明至本朝皆相承弗替吳逆叛獨能不受僞命

抱印堅拒者九年吳逆亦無如之何旣蕩平朝議嘉其節令世
守如故初祿萬鍾之父鼎乾死其弟鼎坤欲蠱其嫂而奪之襲
嫂不從諸夸亦不義其所爲坤乃紿川帥劄受安撫司據有魯
甸掠鄰境無虛日祿三官之惡聲無不懼之者川帥以祿萬鍾
方守郡而使屬目披猖至此因參革其官然萬鍾猶孩提耳諸
彝不平欲攻坤坤乃率其黨數百人而逃時東川府方歸轄雲
南文武會勘疆界對江卽烏蒙境坤遙呼東川汛兵曰我將往
梁山若雲南容我我以魯甸贄曲鎮劉帥遂遣官納之旣而征
烏蒙並及鎮雄此二土司者俱削秩遷豫章地悉歸雲南當是

時夸民之死者不啻數千而坤又將夙昔所嫌之人盡疏於主
讞者靡得脫其族子祿永孝與焉坐以兄亡收嫂棄市乃其妻
祿氏在米貼未獲副將郭正域率兵百人往捕勿戒盡殲焉乃
發大兵勦之鶴鎮張帥憤甚立沈命法無少長皆死匿而獲者
鋤手鋸足划腹竿屍其不敢出而自死厓箐間者又不可勝數
通記死者不下三四萬人於是以米貼爲永善縣調廣通令宰
之卽杜使君也使君本仁守信體寬務斷招徠撫綏不遺餘力
導其蒙遏其淫不示之以聰明而民不迷不拘之以禁錮而民
不困永善之遺民俱知有賢父母矣祿鼎坤畱雲南意常怏怏

及奉 內召不知所爲其黨欲劫之不果然禍芽已萌會劉鎮
移節於烏羊粟不誓民甚苦之坤黨因而生變殺鎮帥並諸官
吏而漢民之罹於禍者甚多一時東川等處相繼起而永善獨
不從亂是時也杜使君因公來會城以太夫人病請假奉湯藥
聞變作卽謁臺使告行臺使以事方急恐其不能無虞使君曰
職不去民心不甯乃疾馳而去過烏蒙諸帥亦難之使君慷慨
攬轡而前漸及永境老幼來迎者皆望而哭曰來何暮也使君
抵治所各撫存之如初仍上書臺使明永民之不反乞師命弗
加而臺使亦信使君有素止諸帥勿侵永夫永民非向稱暴悍

不法自遠於恩化之民哉今如此其守死而不與於亂者是非
秉彝好德而能然乎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一年使君秩
滿遷知霑益州去之日永民泣血相送者十餘日不絕詩曰愷
悌君子民之父母初大理府陸公世宣守烏蒙仁惠人也與使
君實同心至陸公去而民始叛是可以察其情知其故矣杜使
君近作撫夸圖若曰均是夸也撫之則我民虐之則我寇爲人
上者奈何不敬嗚呼觀此圖者可以悲其志矣使君名思賢遵
義府人

徐崇岳遊九氣臺苾碧湖記

人目浪穹九氣臺爲小西湖。丙寅秋始覽其勝。臺在城東里許。出東門卽草湖。湖心一綫隄沿以古柳。映水同碧。跨石梁四。規模雖小而風致不減六橋。湖中地可半頃。人而居之。復有怪石如龜蛇狀。高丈餘。相傳與水上下。亦靈石也。搆真武閣鎮焉。石竇中溫泉有九。灑灑湧出如鼎沸。不可試。以指朝望。氣蒸然分九道。故名。汲泉入茗卽可飲。僧人點以椒鹽少許。謂能寬胸胃。沽酒置湯中。輒熱。坐石上飲。煖如重裯。土人引湯爲浴池。溫熱隨其蓄洩。浴罷登閣。覽平湖中十樹一村。五樹一塢。水面人家以蒲柳疎密爲隱現。時見小舟人影。縹碧而葦藻荇蘋閒鷗鷺。

出沒久之鼓棹尋諸水村大約烟從樹出水與堦平可濯足牀
下可垂釣枕上殘荷數十頃淡而豔至海口澄然一碧如綠玉
無復湖中荇藻惟此碧花生焉花清香如錦蓮而小葉視初生
荷錢其蒂長可數丈湖之得名以此山海經謂罷谷之山洹水
出焉昔人以爲卽其地谷源在望擬尋躍珠處以日夕風濤不
果然亦觀止矣遂回舟因西顧標山之林麓東仰赤壁之巉巖
如迎如送而九氣臺忽亦入望氣縷縷如青烟柳隄盡處樹抱
山城西峯寺觀倒影湖中澗碧山紅組織如畫人知浪穹之勝
在九氣臺而不知其勝尤在茈碧湖楊用修謂新蒲細柳似江南

信然。惜未經點染。故此碧湖之名未振。人之抱奇負異。名湮沒而不彰。何以異此。然苟以青泉白石化爲粉地糟邱。則失真面目矣。湖名未振而得全。是又不可不爲此碧湖幸也。七月旣望。因記所遊於李象岳之止舫。

予曾三至浪穹矣。終未獲操一葉舟往尋洱源。今讀此記。覺山光水色欲來親人。湖名未振而清全是石公自爲寫照處。李崇階遊火井記。

相傳蜀中山水多奇觀。而火井爲最。博物志載臨邛有火井。以筒盛火。竹木投之。輒然。桓靈時漸微。孔明窺而復盛。至景曜間。

有以家火投之者遂滅不復起每奇其事而竊竊焉疑之丙辰
秋余令釜水始知井去城僅百里許詢之父老與紀載略同疑
少釋然爲吏事所羈不得一至新羅而親之丁巳冬奉上檄有
自流之役問之土人云火井有五曰新羅曰鷄公曰桐梓坳曰
半心灘其二全火其三半火而新羅爲最諸井皆距自流不遠
適萬子襄文折粟相招取道新羅作歸路因得觀所謂火井者
取火于井以之煎鹽井之深不可以丈計近鹽竈四五尺以拱
圍竹筒斜伏地中引火入竈筒去竈五寸許以土爲竅接之傍
復中立一竹筒爲起滅關鍵其火在筒以手捫之不炙手及其

出如擔薪之焰勃發猛烈與家火無異特其光稍綠土人備陳起滅狀謂鹽成時宜停火則以泥水撲置洞口卽止其聲入地如雷鳴然及取鹽水貯釜內去其所蓋泥以紙然火向筒口卽勃發當其甫然時須數人以大木極力按釜否則火勢衝釜起屋且焚其焰之烈如此入夜不須燈燭但取竹竿通其節插而引之火且上騰一室朗然不息竹亦不燬此自然之火不假寸薪所謂全火也若鷄公桐梓坳牛心灘諸井須薪少許佐之而焰乃盛余飽目移時且聆其所以起滅之說始信紀載與人傳不謬而反惜當日博物志之所載未詳甚哉聞之不及見也如

此夫去井不十五里抵萬子居因述火井之奇萬子謂余曰流濕就燥炎上就下勢殊也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其理定也今井中出火而燥濕之位易火不然木而生尅之理乖此得毋爲燧人氏之所不及察與司燿氏之所不能辨乎余曰子奚此之疑天地之大一氣舉之水之與火陰陽餘氣獨不見夫南荒之中有火山南海之中有火穴其地產木燒之不損有火浣布燃之不傷淮南子謂甑得火而浮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也被火之不焚乎筒其始出乎地蓋氣耳見風斯火於以見五行之互用而二氣之不相離也明矣故植時

江表
之陽則孔明窺而盛值時之陰則至桓靈而微景曜而墮夫亦
山川之氣與時而移耳子奚此之疑萬子聞而笑曰審若是子
於陰陽消長之故瞭若觀火矣因筆所見而爲之記

張端亮遊乾陽洞記

丙戌春三月刺史劉公挈予往祀龍祠五里至萊玉山麓有潭
淨影迴波遠混天碧下注於田漑禾可千畝民利賴焉故祠之
左爲龍泉書院僅廢墟相傳州人士讀書其間兆飛騰者甚夥
龍之爲靈昭昭也刺史歸予小憩龍樹下盼乾陽洞未遠遂勃
勃然動遊與命從者攜壺挈榼邀孫子子儀籍成輩童冠與俱

旣行且止至二天門怪石林立馬不能進裹札而陟三里至櫺
梅亭亭肖真武入山像奉之亭右僧舍爲滾石所擊僧不茶毘
而糝粉矣傷哉由亭折而西爲真武閣梯石攀附里許始到飛
甍畫棟曲隄迴廊皆在藤蘿之上下視城郭東帶異湖特蜉蝣
一邱王者進杯茗澆余快甚良久孫子謂予曰茲山拗折險阻
未易窮盡曷努力焉折而東爲雷神殿踞大石四虛無倚俯臨
巨壑天風所激隱隱動霹靂聲靡直心者同居不可又折而上
爲三元宮宮後爲凌霄殿昔燬於野燒今易土木嵌磚石規制
堅偉不異嵩山之石室至此更無上矣取路而下益陡削逼仄

夾道之石若獼怒猿奮龍攫虎鬪厥狀不一有片石印仙人履迹長尺深寸左趾宛然僞配以右殊不類轉至佑聖宮風急如矢闔戶默坐越百餘步始至乾陽洞儼萊玉山臍窅然而深廓然而敞老樹屈鐵蒼藤舞蛟細草蒙茸幽花嫵媚中奉大土石窟間錯置羅漢洞之右鑿石磴數十丈爲靈官殿殿左突垂崖壁捫壁而過則老君閣地僅十笏架屋於空直等危巢像則冷金爲之數十人難舉傳有樵者負而置之龕中稍側更不能移階下鏤石作七星導泉環流暗洩於太極池由池而洩於洞口泠泠碎玉戛擊有聲其高絕險絕如此余心冲股慄不克久持

復止於洞與諸子酌甚歡無何夕陽在山促我歸步過磨針亭
仰視石刻已模糊難辨徐至山麓僕夫整鞍候抵署而心之沖
股之慄仍未已客有問之者曰乾陽之遊樂乎答曰樂則樂矣
若茲遊也不可無一不必有二

趙元祚我山記

我山僅寸勢分兩界變態非一側看成四峯兩峯左前參差互
出中一澗直瀉雙峯下兩峯右退一則高聳峯頂峻嶒瀑布從
天而落懸流萬丈一則旁出銳而小僅當高峯之半另開瀑口
噴而怒放橫看爲嶺爲壁嶺綿互於前右昂二峯斜拖山腳於

左谷口出焉由谷循山徑而右得石室居中上有少室望之若
規無路可至過石室則安樂二窩矣直抵峯下一月窗通峯之
陰嶺上天池深不可測壁端立嶺後稍左斷而復起與前一峯
錯峙一橫一豎氣象萬千更轉而看之兩山劃然迤邐相夾而
來前之所謂嶺者至此而露其脊且得其盡處壁者至此而形
其峻如片之削如稜之窄如九天之雲嫋縷而下垂中有大壑
乃山之包藏處卽桃花源非身入不知其別有天地愈轉而看
之蒼巖在面一青峯遠映巖藏三洞下橫一溪卽前小峯瀑水
之源也小峯與巖左斷處相顧巖右懸空倒掛一峯流水落花

山高月小其在斯乎我軒子環而遊遊而樂私之曰我山有愚
公者過而羨之間津於我與之縱遊更窮其妙直上巖巔俯視
一切四海之內六合之外無所不見愚公曰山如此其大也子
烏能獨私之安知此中非尹之耕土說之築巖夷齊之薇山周
尚父嚴子陵釣魚之溪甯戚百里奚牧牛之地巢父許由沮溺
丈人輩飲水洗耳養高藏拙之區安期羨門王子喬諸仙人採
藥煉丹長生久視之窟與吟風弄月之所嘯歌憂讒畏譏之所
寄託蔬食飲水簞瓢陋巷之所浮雲柰何子獨私之吾晝不能
移夜半且負之去我軒子曰公果愚移山就公不若移公就山

愚公恍然大悟躍然下巖尋之不知其處

趙元祚坐冰車小記

冰車長不過五尺濶三尺許二木板爲邊中橫三櫺邊底包鐵條一其形似牀俗曰冰牀北地冰堅日載人物往來余向於長安道傍見而笑之甲寅臘月奉委查看水淀爭地輿馬俱不能至自邑抵劉家莊覓冰牀坐而行行不數武見婦孺踏冰面走夷猶自若爲之危而不知余亦在冰上矣拽如牽車撐如刺船其行甚疾有聲鱗鱗鏗鏗錚錚如鐵騎之馳驅間有冰花橫梗如銅牆鐵壁鑿而後過之已而走大淀中似到水晶宮一片光

明全無障礙憶昔之月波風濤境界全非顧而樂之縣誌載白
洋淀波起如山往往壞漁舟今如履平地及思薄冰之言肌膚
凜冽不知冰下淵深幾許雖古人王尊叱馭未免行殆矣環淀
百里往返從冰上已六十里而餘爭地皆在冰中使此地長凍
何以爭爲冰下魚龍聞吾冰車將無雷霆是驚乃漁者羣鑿沖
沖必取魚於冰底而後快是冰雖堅魚猶不能安枕况履薄者
乎余有戒心爲之記

此卽所謂冰舵也俗呼冰牀予曾有句云負而趨者神原暇
縱所如今勢可憑與記參觀之可得其概矣丁卯小寒日師

範記

李倬雲叢山石泉記

山之盛得水而益奇或峭壁千尋根插水底噌吰鏗鞳浸薄春
撞或垂紳飛瀑下注懸巖又如幽澗清泉涓涓細流浙瀝林谷
之間雖未極耳目之觀亦殊增遊眺之興也叢山爲雲龍形勝
第一而水絕少惟山麓有泉止而不流騷人墨客每以是爲恨
壬申秋余偕學人段嵩如飲於叢山頂箕踞古柏下睇覽旣久
以醉欲歸忽聞水聲淙淙出林樹間因步尋之東西數十武果
得泉其源在亂石中下流倏伏倏現從巖上跌入谷中勢急而

咽沸而爲沫激而有聲有巨石橫其衝分爲二道至谷口仍匯爲一渠旁多枸杞冬青之屬側垂曲映實纍纍赤黑異質錯落披拂中爲小邱可容三五人與段子左顧右盼欣然忘返不覺酒力忽解遂移具重酌且謂段子曰水動似智而靜似仁至其怒流衝激不爲巖石之所撓則勇甚泉之德殆不可及也惜也僻處山陬而餘波之潤未廣世莫有知之者

張漢西五縣紀行

臘月十四歸自鳴皋復奉檄行西五縣哉生魄車騎西出是日次新安宿鐵門次日次澗池宿土壕鎮土壕卽杜甫所咏石壕

吏地次日次硤石驛宿磁鍾嶠函之間吾舊游不復記且累日
大風下帷兀坐聞輿夫調車馬皆退行傳所謂六鷁退飛此可
信也次陝州風少定時靈寶多令署陝事館舍軒豁又風日晴
好差快人意午後過曲沃宿靈寶風日亦平善靈闕兩縣予尙
未至其境越晨出郭三里過宏農澗入函谷關有夏直臣關龍
逢墓石次稠桑宿閿鄉爲廿一遵例於閿館鑱篆曉發次舊閿
鄉縣直抵潼關界西望關城在高岡上巋然雄鎮北俯黃河平
流如掌自關回復宿舊閿鄉由潼關至閿鄉諸山皆土阜壁立
中劃一徑人如行委巷中往來兩車鬪無讓所時南繞間道行

地平行西南望秦山靈秀有佳色輿人曰此山石也太華與此
山連有秦頭虢尾之諺攷韓昌黎詩雲橫秦嶺家何在卽此是
日過盤豆鎮達紫營稠桑諸地宿靈寶時將至稠桑日盡暝火
行三十里至函谷漏已二刻予有詩曰不是關門無戍守此行那
會學鳴雞蓋自嘲也遂渡宏農澗達靈寶宿焉記予昨自靈寶
西往時渡此澗可半里許水石參錯雖冬澗中有長流奔湍急
瀨馬不便于行行人濡足凍流中甚苦兩力掖余馬危坐而渡
乃達岸因言守土之官失視途之義予一人不足虞如往來者
之病涉何多令善之故歸而梁成明日復次陝州宿磁鍾自潼

關至此郡志所載女媧陵黃帝鑄鼎原漢高帝古柏楊伯起校
書堂鶴銜三鱗處及漢孝文帝枉駕訪河上公雞足山皆近驛
道未暇遊是夕屬令人走二百里迎予有歲餽予笑曰此暮
夜金也頃自關西來恐伯起笑我婉拒之使去明日過張茅次
硤石硤石環驛皆山環山皆奇石地頗險而僻計陝州至澠池
百四十餘里昔於此設縣久廢計此地縣當復置是日山行路
嶽崑厯落石夾道如迎迓回顧函谷以西有龐無秀此爲佳絕
惜午後風作微霰迎人因謂從者去風自西來風自東風伯何
心不似朝南暮北之隨人意也頃雪霽日未晡宿土壕次澠池

宿鐵門曉發錢門雪霏霏順西風東下予詩有不盡雲中回首
望鐵門關是玉門關之句宛然圖畫朗朗如玉山上行少頃雪
霽日出至新安還署歷三日歲除

陳綸藝園記

永在滇西南千里風景物色宜若與中土殊而通志稱其人喜
遊玩有江左風心嘗識之鎮著舊有池在城東隅爲前都督偏
公所建嗣而廓之者榆城段公花木亭臺四時掩映活水灌池
紅蕖秀吐斯園遂稱勝地庚申歲余來鎮是邦重爲較藝地歲
加補葺復於西偏卑濕處再浚小池卽以浚池之土壘石爲臺

登是而東望則羣山環峙一掌平舒漁浦烟村農桑遍野回眺則寶峯聳秀遠嶂飛青鱗次樓臺萬家烟火四圍不隔盡在目前求之城市中之山林在所未有予猶惜斯地之僅以荷著也因顏曰藝園觀德之餘偕賓從休憩風來月到魚躍鳶飛會心不遠藝也不更進於道乎夫幽深靜遠勝地不必在山林也從來豔稱者金谷習園當日才人學士往往見之篇章會幾何時而雲散風流徒以供後人之歛歔憑弔而斯園孤懸天末興而廢廢而興今且駸駸乎大觀焉客是邦者詩歌嘯咏郡之人士絡繹恬遊相爲輝映共會心於觀德興道之中可不幸哉語曰

地以人傳余固不能重是園也而不能無望於後來者是爲記
傳爲訖借蔭軒記

蔭者何槐也曷爲乎借之借槐之蔭也何借乎槐之蔭槐東鄰
之槐也東鄰之槐何爲借之槐生於東而蔭及於西西有軒焉
巖溪子旅京之寓也槐非己有而蔭爲己有未嘗假之而若假
之故曰借也每歲夏秋綠陰貯庭黃雪飛香逍遙乎寢處其下
幾忘日之暑矣興至取琴鼓之或倚楹而咏或圍棋或啜茗時
有微風弄影禽鳥上下與吟聲相答月從東來碎水滿身荇藻
橫錯清景逸趣無不借而得之適人之適因以自適其適焉或

曰天地逆旅也形骸塵垢也無之而非借也奚獨蔭哉巖溪子
曰有是夫子之言也彼得失榮辱與一切是非毀譽蓋可知矣
是不可以不記時乾隆丁卯秋七月二十有六日也

傅爲訖遊小孤山記

乾隆癸亥春舟抵彭澤風日恬和波淨如鏡浩淼中一峯亭亭
聳石骨予曰山之奇特至此乎舟子曰小孤山也欲以舟就之
舟子曰水急石磯廉利易小舟其可徘徊久之適僧自山盪小
舟來予曰天假之緣也遂附舟抵山麓危磴百餘級扳鐵鎖而
上焉稍憩入石門足隨路轉殿閣在望有僧揖予而進散步縱

遊右盼宿松左顧馬當遙矚吳楚山川如錯繡因憶小孤特奇
麗丹翠凌雲起非放翁詩乎吟咏流連不覺心目豁天半旁有
樓飛臨無地雲窗四闢僧曰此中碑記乃彭澤令滇人任公士
茂撰也閱之頗與景稱仰觀峯頂有亭翼然予欲扳僧同登而
石磴陡起足不任心目眩然耳颯颯然凜乎不可以上也時
日已下春尋故道入舟迴望峯頂不能至而心輒悠然與之俱
遠

予初登孤山時亦有足不任心之恐以問僧鷓峯頂所見較
閣何似應曰登高更可望遠予喜其語有致遂奮勇而上侍

者多不能從追再游則不覺其苦矣天下事無不成于習也
予題額云遺世獨立聯云江月開妝鏡天風響珮環萬香海
以爲雅切因讀副憲此記漫錄之○繫中所采游記皆本省
者惟聚洲先生峩眉普陀及此文筆俱佳而又與範若有宿
緣每一展誦輒如胸中所欲言也丁卯鎖印後一日記于抱
瓮軒入冬頗旱自辰至酉六花飛布意殊快然

王宇謨仙人洞記

州舊有仙人洞在天生壩上覆瀑泉下臨綠陰塘中一蓬崖約
寬三丈有石牀石棹石墩等物好奇者架空過之取瀑布作珠

簾坐其中水聲潺潺盈耳若置身蓬島間乾隆六年刺史高公伯兄鉞與學博李松巖師訪於土人又得上村左之仙人洞洞高峻如門宇東北向列炬入之約半里有天窗焉日光透石似東方欲曙石牀茶竈略具二公飲酒賦詩其下自以爲仙境然亦至是而止未嘗深入閱三日陳生國政楊生先發邀予往自天窗入洞門低小曲折僅容一身洞左路尺許下臨大淵深不可測側身傍厓駭然者久之由是登石樓行閣道見有巍然如大雄寶殿者高七八丈寬十餘丈懸崖墜石俱成仙佛像水聲琤琮作金石聲竇乳流成石笋大若銅柱小若玉管析而視之

中空外朗晶瑩可愛殿前沙二堆以火照之作金銀色殿中獅象錯列無定蹤活潑如生嘗有取其象耳出者視之朱色白點宛然佛殿中物殿後有田三區旁立石象舊傳爲仙人耕處過數武復一洞門有小石牌榜門半闔半開其風若刺燈火逢之卽滅遊人至此毛骨俱悚不可復入矣仙人不可得晤而於洞天福地已歷歷在人心目間二生告予曰聞之故老壩下蓬崖蓋其遊覽處殿後當屬密室不容他人近之故其風烈事雖未然言亦近似歸告二公二公欣然復往卒以曲徑偪仄至天牕而止因命卽所見記之取以娛目適情且以待後之有事乎遊

者

往在都門時宜春公會以仙人洞中象耳有取出者朱色白點爲予侈之予謂桃花源記乃淵明之寓言此事決不敢信今居然入之筆墨則真不虛矣天地之大何所不有特未之目覩也高公卽守村名爲阜鉛山人丁卯小寒師範手書距與公論辯時已及三十載思之輒惘然者彌日

楊鯤襄陽隆中臥龍岡記

臥龍岡有二一在南陽府城西南七里一在襄陽府城西二十餘里從來稱臥龍岡者但知南陽而不知襄陽只據武侯自言

躬耕南陽之說耳其碑題之多廟宇之輝煌南陽居其勝至於山環水抱幽秀奇絕則襄陽之隆中爲最焉乾隆甲戌丁丑庚辰余三過南陽登岡閱碑記見兩地之人有相爭辨者楚人曰在吾襄者是豫人曰在吾宛者是余遂以未獲登隆中臥龍岡爲恨泊乙酉復過襄陽詢之都人士因思先王三至隆中武侯有隆中之對司馬徽所居去隆中不遠徐庶薦先生云有一大賢只在襄陽城二十里隆中隆中之名只在襄陽而不在南陽則臥龍岡在隆中卽在襄陽矣丙戌仲夏歸自都門乃由襄陽紆道訪隆中沿途樹林陰翳禾稼連雲溝塍繡錯巖壑重重人

跡罕至約行二十里許倏登岡阜山勢蜿蜒起伏窈然而深悠
然而靜枕漢江凭溪水虬枝盤石白雲爲籓雖茅廬非舊故址
猶存惜爲明季藩王所奪而瘞冢於上然先生高風名蹟何容
泯滅也祠前有抱膝行吟二圖碑云襄陽城西二十里有山隆
然中起因名曰隆中先生隱居學道處也凡此皆與三國志符
合若南陽臥龍岡在城西南七里許一帶平岡且地屬來往通
衢當兵戈擾攘時戰場逼近之區亦非棲隱之所則臥龍岡之
稱在南陽府但本出師表一言而云然耳或曰先生家居南陽
躬耕已久後因四方兵起難以安處故移於襄陽之隆中以隱

是說也余姑存之大抵名山勝地原爲高人所托跡而地以人
傳人傑則後世之居其地者皆欲爭而有之比比皆是况武侯
名遍天壤南陽與襄陽相距僅二百五十餘里卽以臥龍岡爲
在南陽也奚不可哉故記之

隆中屬南陽郡凡襄鄧之間皆是也南陽名縣在漢以後武
侯茅廬究以隆中爲真不必尙作疑詞而文特頓宕有致

倪蛻彩虹山記

昆明之里二十六高曉大高曉之鄉以百計密耶爲大密耶之
村九廟村又其最大村在彩虹山趾山故無名泉州周廣文續

緒卜築時適虹見因以名之開鴻濛闢林莽啟窾竅立臺榭洞
壑泉流靡不發露經營五載始成歲庚戌余乃得登焉自普坪
走岡阪溪澗中幾二十里達廟村山隱不見從田塍溝水間穿
入數步一折村樹忽開乃得尋麓而上不百步有亭翼然名韻
玉表泉德也泉不一而於此匯爲池號浣雲登亭而望烟村厯
厯如畫小折數步爲虹山書屋崇臺廣檻所見諸山翠濤青海
雲氣成龍而村舂落落僅聆微響於下方而已時亭午日影乍
移彩虹忽見客曰此山靈示應良非偶然曲廊南繞有樓五楹
顏曰山堂清簟疎簾可以坐隱從傍軒出拾級數盤稍平乃得

月蟻巖老蟾蜍披排礪衣銜真珠雹何年下天而隱於此又稍
北有亭署聽楸以其對碁盤山也出亭攝衣而上南行夾路皆
波羅樹厯石磴而下有亭方以長蒼然遠色平曠無際余曰亭
可名爲蒼遠矣扶林木取路曲折下得一巖泉流出焉地與景
俱幽清而以近庖廚不假濯治字以蒙泉易曰果行育德功在
養正耳由山堂而北廣文於此築歸宅焉是山竟體陡峻築宅
處始爲敦邱倚一峯形如魚立尖山在立魚之東聞其土多奇
觀老不克登猶之弱海返風云還書屋望東南坡異之至其處
環視益樂乃謂廣文曰此坡沈埋久矣然未始非幸而有今日

之徘徊宜於此結草閣綴以荔牆荆柵則遙望山堂雲巒隱見
若蓬壺之在滄瀛而爲神仙羽客之所徘徊坡耶閣耶俱以徘
徊名之可矣廣文曰然且求爲記以徵之故爲述其大略如此
廣文爲吾友能靜周翁之子翁與余交二十餘年最契故翁諸
子皆以尊行見事余亦不之辭方廣文治虹山時人或笑其糜
遺資興土木但翁暮年志切居山每欲與予結隣築室當余買
山時翁爲相基僕僕無虛日迨余基甫定而翁歿今廣文將構
影堂寓翁之貌而奉之是欲成翁之志於旣化之後者也人亦
毋徒以土木之侈而訾之哉

予最不喜人之評游記者輒曰柳州柳州夫柳州固以山水
記擅名求其所以爲名則不止在山水記也老莊告退山水
方滋晉宋六朝閒游記不少可傳之作卽唐之孫樵歐陽詹
皆表表者人特不取而觀之耳蛻翁是篇大類晁具茨陸涓
南然必山水之勝有可抒寫故于捉筆時俯仰揖讓情可生
文文可生情若荒穢之墟雖使柳州爲之亦當減色况非柳
州者哉丁卯小寒夜記于抱瓮軒之燈下

楊履寬于園記

光業楊翁爲園於宅之南西倚崇巒右帶連岡前環清溪溪之

外羣山之拱揖於牆頭者不可勝數其左屋宇鱗集樹木交蔭
翛然令人有南村之想園中因水爲池蒔荷約一畝池之上下
雜樹果木花竹果之類以梨爲勝樹少而種略備竹則勁節參
天叢陰翬地自龍絲以至雲母靡不有其餘花卉供點綴而已
予以己亥首春爲雞足之遊王月朔三日自山返謁翁里第翼
日遊於園時桃初破萼池冰未泮他樹木尙含芽惟竹頗猗猗
顧而樂之翁爲予言先世自秣陵遷榆高祖耀極公自榆來宅
於茲及予四世翁伯仲四人白首雍和無間言子三人邑諸生
從子七人秀川以辛卯捷南宮官水曹逢齋文名噪滇西與予

善則秀川之兄而先生季弟之冢君也翁又言祖父世以耕讀
爲業里中風俗純茂有懷葛之遺邇者二三子相競於科名視
昔則少殊予初爲是園將以娛老且爲子孫讀書地子其爲我
名而記之予因取君陳孝友于兄弟之義而名之曰于園且爲
記其名園之意曰父母之愛其子也如其身是故子之才否及
其榮悴升沈皆有命焉而不可強而父母之心則未嘗有殊也
人惟父母之愛薄乃漸及於兄弟亦惟兄弟之情乖乃不順其
父母此孝友所爲相需而一家之政直從此始也抑猶有說一
父之子謂之兄弟一祖之孫謂之從兄弟過此爲再從三從以

至於服窮親盡相視直若路人然原其始固依然一人之身也
循是以思於凡兄弟之才否榮悴升沈可以岐視之乎其得之
者不以驕其弗得者不以忮吾身同之焉耳夫如是然後可以
慰生者於目前而安歿者於地下斯其爲孝友也大矣譬之人
身耳目手足均所愛假令聾瞶其半體而殘廢其一肢吾未見
其爲全人也今雲若昆季年逾強仕朝夕洗腆忘倦而霖若刻
志下帷期博一第以慰翁於遲暮其於孝均無愧矣暨自今終
守翁家法行見斯園中樹生連理竹挺合歡梨垂交讓之枝蓮
開並頭之蕊予雖駑下尙將爲先生賦之

不盡之意俱含于言外是爲有關風俗之文

馬培元宜良縣雙塘靈泉記

縣治駱家營東里許有雙泉焉俗名日月塘塘濶半畝有竅二
左呼右吸潏然出泉如湧珠或沙水圍結矗起數尺逾時始平
有痕如暈隨竿投之一吸以入一湧以出吞吐出納浮精耀景
莫能名狀竊以水陰象也從太陰之盈虛以爲潮汐陰陽闔闢
氣機鼓盪湖海之大應爾茲塘也水不過一勺而一闔一闢若
有湖海之觀奇矣名以日月固宜乃省志弗採邑乘不傳而噴
珠漱玉之靈境付之閒曠之區士大夫鮮有知者樵夫牧豎雖

知而不能言此其所以寂寂歟抑山水之知遇亦有待歟今逢李邑侯重修縣志一邱一壑俱入採擇以備披覽則日月塘亦如蘭亭之遭右軍矣余故幸泉之遭而不計文之陋以爲之記明楊一清遊宜興二洞記

予舊聞宜興張公洞甚奇而未及一造久之又聞有善權洞奇觀相甲乙謝政以來多約往遊者制于踪跡奪于病冗未有以應也嘉靖壬午秋九月旣望偶訪舊至丹陽之七峯歸自沈山至經山宿紫府觀是月二十一日至新豐鎮獨眊生翀從廣陵張生侂適至侂留舟中予曰練湖去此不遠盍往諸遂登舟至

湖莊日已暮乘興東下始語之故兩生甚喜夜二鼓過丹陽二
十二日晨過常州入小河徑趨宜興初無知者未至約四十餘
里日黑舟人告勞予勞之趣之行二十三日早至縣北關橋下
予舟大不能渡乃覓二小舟而東退予舟二十五里以俟遵東
溪抵蜀山南入罨畫溪行約五十里泊溪渚問之途人陸行可
六七里乃至洞予三人登岸飯樹下籍草而坐以氈爲案各飲
數杯命童子歌侑觴甚樂覓肩輿不得林間巨室莊園有竹輿
一質得之令舟人舁以行兩生步隨岐路多莫知所適三白衣
人在前問之乃復回導吾輿曰我輩正欲往張公洞問其姓名

漫應之不能記將近洞蘿薜中茅菴數椽一道士出迎奉茶然
香前導緣石徑而上達于洞洞口草樹陰翳三面皆飛巖絕壁
高數十仞洞門廣踰四尋深數十丈迂曲厯百餘磴磴道險滑
俯僂而下廣可容百人大石離立下聳欲落石色碧綠乳髓滴
漉石燕相飛擊有聲奇怪萬狀若劍盾戈戟撐拄或若虎豹蹲
伏而拏攫或甍棟崛起如締搆然應接不暇予嘆曰天下之奇
觀也覓所謂丹竈井田不可得前行數十步益深遠險怪予悔
不著草履滑不能行前還坐石臺與張生對弈忽里社一人至
向予稽首曰本縣何尹來迎言未已洞口一官云是巡檢領兵

卒數十人護從何君名棟陝西人以御史忤權貴人被謫先是
謁予嘗有是約予曰約則不來或乘興而來終使君知之不虞
其卽至蓋易小舟時爲岸人所窺因探得之耳予方裹糧攜酒
有宿焉之志見蹤跡已露怱怱出洞右轉至會仙巖水清寒沁
骨峭壁間有王守溪費鵝湖題識在焉少憩卽行抵舟日已暮
三人者復送至溪渚揖而去舟發予與兩生劇飲放歌舟子作
棹歌相和咎行二十里遇何君請予登其舟予問曰此行甚密
何由而知曰先生之來消息甚大烏得不知宜興丞周賢少嘗
從遊亦候謁于舟坐談久之何君曰張公洞不及從公爲歉請

從往爲善權洞之遊予許諾何君就別舟予亦少寐五鼓至縣
郭入水關何君請駐公館不許請乘月登長橋少頃各登舟兩
生隨予溯流而上宜興故所知與數人聞而來謁各乘舟躡其
後西南行四十里登陸又肩輿十餘里至善權寺由方丈後循
山麓以上亂石輻輳趨趨而進是爲乾洞洞門廣二十尺予與
何君先入兩生隨至洞中夷曠可容千人奇形怪狀天然精巧
與張公洞無異而空明洞達則又過之鑿石作佛像有石筍高
十有三尺號玉柱秉燧以入行百餘步聞其內深不可測有石
碓石牀石羊馬欲往窮之而病眼不禁煙燎又懼險滑不能前

江表
還坐空濶處何君置酒設饌歌吹並作聲徹於外山童林叟咸
佯聽焉予飲十數酌沾醉遂出洞左旋崎嶇山麓間爲大小水
洞實出乾洞之下泉深無底大旱不枯清流瑩徹自成宮商予
坐磯石間呼酒再酌斟泉水濯面毛髮凜然日將黑盤旋林莽
間不忍舍去予欲須月出而行僉謂下澣無初宵月下山坐方
丈何君復設具觴予良久登輿各就舟而下風逆舟頗艱二十
五日平明至郭不令停舟遂入西關出北關登予所乘舟解纜
而發何君請少住予辭何君與周丞送三十里予恐妨縣事強
之回二十六日晨過常州亦無知者二十七日早過丹陽午後

至丁卯橋莊不宿遂入城蓋往返凡七日而奇觀盡得平生勝遊無逾於此遂書以記之

既且勝情自愜元覽天下事一經著意便不能如此暢適喝道者俗著屐者稚縵書者怯二謝及昌黎公終是笨漢

高齋映金剛經一合相下不可說解

吾儒自聖人指一仁體爲一元歸復之始而義則配之斯純乎不漓之天性也匪爲淆之則烏以澄匪爲染之則烏以濁此仁字便是直指心法義猶落在二三不謂習相遠而利欲紛此會氏子憂物紛則思格之俾物物之理一斯格所以致其知也紛

之則心必不正心不正必意不誠斯所以用誠以明其止善之功如此故其學以脩身爲本孝以守身爲要戰戰兢兢日如臨深履薄積力久以盡乎忠恕而已嗚呼四勿三省一歎之與一

唯何所分別哉其得道統之心傳斷斷不爽至子思則以喜怒哀樂之莫能中節遂有以昧夫天命之性善務脩道以明之故始有求誠之方終有存誠之要莫不由乎飲食之常至於參贊位育之大用力於不睹不聞之微深造乎無聲無臭之妙然以中庸難能故先慎獨其幾循費隱以聽乎察庶盡人道之誠然誠之難可以遽明也務擇善而固執更克之以學問焉內思而

外辯之大端不外此誠明交盡而已至不思不勉則從容乃能
曲中於道道至於孟氏以戰國之習霸也雜揉仁義久假弗歸
乃道性善而正人心以知言寓致知之事養氣充力行之功俾
集義以直涵之務屏乎其所害此知養之道蓋發前聖之秘蘊
使尚虛以謀高者得所養以企夫門而思入乎其室焉吁億中
之端木與夫顓孫卜商之流大都積義而務大縱恣以中綮者
也以故聖門之學歧則權奇句攬取舉之術成故戰國極於縱
橫而後已也秦降迫於兩晉又以清言爲名高擅藻采以開六
朝之習故漢薄其競麗仕多卓卓於循良率是以還要皆求工

於其末遂釀五季以忘本之亂有以哉唐以風詩後之八姓又斯漓矣宋自濂溪以致二爲入聖之要以立誠爲脩學之本廉以取名銳以求志觀太極之實理爲一貫之心宗遂以主靜爲守默之學然後理學或一見於世嘗謂二程子曰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故二程勇于行不爲空文遂悟不傳之學於遺經明扶中和於事事物物莫不以誠敬存之其時聞風者誠服覲德者醉心然視爲僞學而傾擠之殆亦幾幾乎危矣昊蒼迪世元晦降申始師李延平延平教以從裏面體認先生遂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時時居敬窮理乃曰物物格卽知致力以知本

爲學一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故西山真子曰孔子集前聖之
大成紫陽集羣儒之大成洵然矣嗣是金元入統則仁山金氏
篤恭以敬一白雲許氏砥行於始終數子而外泯無聞焉歷明
越二祖而迄成宏理學推李時勉爲首爲祭酒六年遂乞休焉
廷臣歸老之榮師生相與之厚莫與敵者其後則羅倫之隱金
牛何喬新之尋白鹿章懋粹中貞恪而歆動舉世卒皆遵凜程
朱表律天下者也當時世俗之龐純道風之渾噩其後楊方震
之居敬窮理及老不懈鄭中孚蔡伯瞻之志樂顏瓢貧甘范甑
以聖學而寓之於舉子業中及鄭歸里中不知有侍郎蔡則移

家建甯志趨考亭遺風焉故先正謂自象山引釋以亂儒借儒以文釋駕僞以亂真端自此始致白沙有自然不假安排之說宅元神而門灑氣而又雜之於黃老矣先正又謂江門一唱早續象山之燈致虛良能再啓姚江之鑰迄陽明以悟良知爲法門其徒龍溪緒山心齋海門雙江大洲輩一舉而怪變百出遂致管東溟李卓吾何心隱林兆恩之徒又立三教一家之說以渾同之此正嘉百餘年間各爭技于靈蛇互書疑以載鬼于是理學淪亡至今尤染其積習也其時如顧叔時力救一時學者虛高之弊謂曰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以爲佛自

立空宗而陽明陰壞實學耳迨後豈復見如高景逸輩悟明夫
萬變在人而實無一事之言取吾儒靜坐法覺心以澄氣俾之
以塞乎天地間以續孟氏之學哉夫至今日則理學愈難言矣
當周程朱張之望重行脩人且目爲僞學繼則排之以僞黨甚
則蓋之以逆黨欲殺之矣俞瑛何人斯敢談理學耶故轉就釋
典而極明之俾門內之學轉於門外得之也此無可如何苦心
蓋欲以實理救空法此卽是不可說妙合不以談希言順鴻蒙
者各相契取已耳釋又自折蘆以來別傳教外蓬吞棘栗屎臭
乾巴務令妄絕真還方許斬釘嚼鐵隙鼠注猫睛崖師禿象魄

卽是不可說說卽落成因則於法相不又幾幾斷滅矣哉要知如來金針悉從芥子中穿之透之無非實理盡得此實理卽是不可說知此或於吾儒之實學有以一證也

高翕映駁呂留良覺字解

昔閱呂石門講義謂覺指此理則是使先理理後理矣可乎蓋先覺先得我心同然之理也覺字卽作理字看不去今閱甲戌扶質房書陸希韶先生亦泥講義以爲外道將覺指心要知佛氏亦並不將覺字指心蓋覺者心之靈通處與使先覺覺後覺之覺字差同然吾儒之覺字就據理有契會於心處而言佛氏

之覺字則以心上了徹處而言稍有千里一毫之別竊鄙庸之
志在于講學以一講學則謗誹滋生非徒無益確知其難入故
忿然註佛典多有所寓吁吾道之不明咨嗟涕洟何處告語哉